082.6
M743s
-W
17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名甡 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潰 較

喪禮吾說篇 六

服制說

〔素冠〕始死著素冠即白布冠也鄭特牲云大古冠布齋則緇之言大古之冠常著白布而至于齋則以鬼神尚幽闇故緇之及三代時始以緇布爲喪冠而以緇則緇之言大古之冠常著白布而至于齋則以鬼神尚幽闇故緇之及三代時始以緇布爲大夫士常服之冠故春秋狄滅衛則衛文公以喪禮處之爲之冠大白之冠雜記云大白緇布冠不

67124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綏（綏之繒也）以質不用綏而玉藻有緇冠繢緌語則以緇冠爲諸侯始冠之冠故綏之但三代無弁木之布（今木棉）布其所云布則皆麻枲之屬也禮運後世有絲麻則間以絲爲冠如論語所云今也純者此練冠耳今則變服反不著麻枲而著木棉如此者鮮矣

素爵弁

小斂後冠則大夫用爵弁士用委貌而皆以布爲之按弁製與冕同皆以木板爲中幹廣八寸長尺六寸前低後仰（板前低一寸）表以玄升布上玄下纁（板之上下）而各有旒（板前後）弁則不頂無旒而所衣之布則以

爵頭色爲之（赤多黑少）故名爵弁（素則易以白布）今則無此製矣

委貌

若委貌則周之冠名（夏曰毋追商曰章甫）其製無考惟後漢輿服志謂委貌與皮弁冠同長七寸高四寸製如覆盃前高廣而後卑銳則如今帽形但較白布冠多委武耳（委武冠卷也說見後）今大夫以上祭服不服弁而委貌則士庶共之則即委貌形而製爲白帽（晉樂府原有白帽名）以爲貴賤通用之冠何不可乎（徐仲山曰素冠即帽也委貌之帽名之所自始貌與帽聲同）

弁

古男子二弁婦人一弁二弁者髽弁（貫髽）與冠弁（貫冠）

但有委耳委者冠卷之名秦人呼委齊人呼武故雜記曰委武玄縞言玄冠縞冠者以有委卷者沿處先有檐以束髮而後以冠合其上故就文曰冠卷也台虎通曰冠檐也所以卷持其髮

也喪則去冠笄而存髮笄自初喪素冠以至成服後
喪冠皆無笄者若婦人一笄止以固髻而喪笄不同
恒時名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至初喪則
易以骨笄成服始易箭笄以竹篠爲之終喪不改小
記所云箭笄終喪三年是也至齋期者則易以櫛笄
以櫛木爲之故又名櫬笄又名榛笄（二木可爲櫛者）然總名
惡笄以形惡也若大功以下名折笄謂用吉笄而
折其首之刻鏤以去其飾故惡笄有首有摘頭也吉
笄無首無刻鏤也凡此三笄皆于成服之後服至終
喪以婦人尚質無變易也士禮謂女子子爲父婦爲
舅姑初喪將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則折吉笄首以笄
是易笄矣且易大功之笄爲惡笄矣大功無降服即
據戰國禮有降亦當在齋期之笄齋期用榛笄即是
惡笄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曰榛以爲笄是也
但齋期之笄而可用折首笄乎士禮同據戰國禮而
于諸禮之中尤復有謬不可不察吉笄長一尺二寸
五服之笄總長一尺殺吉笄二寸
〔纚〕纚一作縰縚髮繒且其形如幞頭從額前裹髮而
結于腦後即漢時所謂卷幘者蔡邕獨斷謂元帝以
額有壯髮故服幘以掩之則其製必從額反卷一如

冠之卷武次先韜攝髮際閒之如今以爲加冠之地
明代之網幘猶之也故士禮云纚廣終幅二尺長六尺
其廣與長亦正給韜髮之用而禮註杜撰謂長六尺
者以人髮長不過六尺爲言則似束髮爲髻時先褁
髻髮而後盤之以作紒則人髮多不過一握而韜此
終幅之紒何爲乎況古無裝髮作髻者卽曰髻成而
韜之則數寸之結亦不當如此廣且長也乃若婦人
纚製卽巾幗之幗俗所稱包縎巴頭也故士冠禮註
縢薛以卷幘名幗漢書幗皆作蔮則祇此一纚而在
男子爲幘在婦人爲幗彰彰可考禮褁旣無則文而

漢儒釋義又復參錯多不合幸幘幗二物雖見引註
盡亦就二物而並推之
括髮免髽
小斂之後男子括髮婦人麻髽五服男子布免
婦人布髽是男子有括髮與免二名婦人有髽一名
而其實名有三而製則一總者以從寸之幅從後髮
際縛向前而交于額復從額向後而亦繞于紒也髻繩
如幓頭然而以麻片作幅者在男謂之括髮括者包也在
女謂之麻髽謂挫折作幅也以布作幅者在男謂之免挽也在
女謂之布髽總一物也髽髮必有攝旣去纚縎則復
製此以代纚者故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

而婦人髽言相當也自士禮難通有髽衰三年語而鄭氏亦不能解妄臆髽可三年必非麻布二髽可恒服者因造爲露紒爲髽之解夫露紒者謂無髽而但有紒也今乃以無髽之紒當有髽之帢是著髽亦髽髽法亂矣先仲氏曰無髽名髽將必有無免名免者後見近儒無學果曰免冠爲免前無加物殊不知免本綰字以帢挽額宜讀作綰不宜讀作紒問春秋哀二年衞靈公卒納衞太子子戚使太子統而入是也禮書多省文說命作免命不必傳說名傅免也見十二年吳孟子卒孔子弔季氏不綰而拜皆是特失所音証致証春秋者仍以戰國禮解之便無從考耳若檀弓論髽曰魯人則無縱無扈陳氏禮書謂期功之髽恐其布高廣故以無高縱無扈大爲誨此言得之正其分別則三年麻斬布髽然皆以成服前言若成服後男對面而免則女必理白布髽是三年亦易髽矣女不易弁而易髽益信髽衰三年爲非是耳

喪冠

喪服古今不相襲其變亦不可考惟冠纓二製則前儒每多論辨而歷代相沿不甚懸遠至朱氏家禮一出則斯世翕然宗之薄海內外無亟同矣然其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數移之爲喪服輕重之等如今所云衰子三梁衰孫
梁主人一梁也（又或齋期朔兩梁功緦一梁）且其所爲安梁者亦未
當也古者緇布冠即齋冠也三代作諸侯始冠之冠
然形如覆杯者今之帽製小雅名爲緇撮原難安梁
即欲安梁亦當安帽孟之上竟有以紙三寸如指
階一條可區作三梁之狀且此三寸紙可稱冠乎且
據其所爲製亦有條屬條屬者謂用一條繩爲幅而
屬之冠也古者冠之製冠幅與冠不相屬先者冠幅
一條丁額間而後加冠以合之冠是冠幅是幅兩不
相屬屬者連也故玉藻曰緇冠玄武（即幅）冠與武異材

尚可疑者戰國以前無所爲梁冠也古冠名有三曰
冕曰弁曰冠弁與冕皆有絕（即覆板）有武（冠卷）有纓（即前後旒）
有紘（即繙所以頍鉄）有笄（貫冠）有瑱（充耳）有衡（以下爲之垂于兩旁當耳）有
綖（纓之餘）而獨無梁若冠則經之惟漢後興服志有進賢冠即古緇布冠也公侯三
梁中二千石以下兩梁博士以下一梁唐志緇布冠
天子五梁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二梁九品以上
一梁而于是有梁冠之稱是梁冠一名起于後世且
並非喪冠即吉凶可相通然三梁加貴公侯以下
三品以上定非士庶所宜用且未可以貴賤多寡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故異色不相連也至燕居之冠則連屬矣故又曰居冠屬武而至于喪冠則以卷故連屬之（卷與襲皆不文故燕冠卷）

冠皆連屬觀練冠以遶卷屬祥冠以近吉不屬可驗也名爲條屬若冠梴則有委武卷名是幸而此三寸縰與此一條縰相連屬耳（縰）

如吉冠不屬吾不知此三寸縰將何以着之（且裏）

布三升冠布六升此三寸紙卄安所容六升之布（且）

冠不露首祇以三寸紙跨于髖間則禿者不必免而其頂已露勢必別著一冠于紙內而後加以紙是去纚而又有纚也且此一冠無名考緇冠之製其見于漢志者長七寸高四寸前廣而後卑銳而見于諸禮註者大抵以布爲摺襉連作辟積從頴著之而紐于其後其在吉冠則襉多爲貴辟積無算而在喪冠則用六升布作三辟積而襉而著之攺檀弓曰古之冠縮縫今也衡縫謂辟積襉少則蹙襉前後而直縫之今吉冠尚文辟積襉多則不能一一直縫而第并所襉而連橫以縫謂之衡吉冠以今冠尚文而多辟積其古制也陳氏禮書以縮縫爲順布之緯大謬

喪冠以今冠尚文而多辟積其亦因辟積之三而致誤者故其三梁亦嘗稱爲三辟積然而三升之布未見尺寸安所辟積況其製皆非

是也
古製用六升布今麻之次疏者作三辟積其辟積之襵則皆
向右名爲右縫以吉冠向左爲陽凶冠向右爲陰也
乃以布從額著至後而鈌其後際名之爲頍小雅有頍者弁
即冠鈌也然後屈布于頂而就之名之爲冠乃又屈一條
繩從額向後交之復廻結耳傍而垂其兩端以結于
頷下其繩謂之武其結于頷下謂之纓吉冠纓與武異材喪冠共
材故即以繩末爲纓乃又以冠合于武而連縫之名爲條屬見前
其縫之也先屈其冠之布從武下而反出武外使武
壓其上而縫所出布謂之外縪謂縪向外又謂之厭屈檀

弓厭冠不入公門是也于是取疏麻作組從冠前額
上越數寸圍至後頍鈌之際而繫之而垂其纓鄭氏謂綴
結四隅非是在吉冠謂之組纓在凶冠謂之首絰士冠禮
緇布冠鈌項以青組纓屬于鈌是也
蓋喪冠不緌即緌纓之飾也其始用大白冠而不緌以質也
既用三辟積而仍不緌又以凶也古弁冕有纓緌而
冠則漸減至喪冠則尤無之以冠有委武則別綴以
纓而垂其緌雜記所云有委武而后緌者喪冠則無
委武矣無委武則無緌無緌則亡駮駮者無纓之勢
冠與委武不屬則別爲纓綴委武而纓有緌喪冠屬繩條即以繩條爲纓則纓緌俱無矣故上加

首經而謂之組纓組亦纓也謂以纓繫頬而垂其餘也然則晉唐冠製凡鈌後有垂帶而領下無纓緌者得非此濫觴者乎

喪冠不瑱（克耳玉也）至小祥始用角瑱今俗以兩纊垂耳傍此送死之物荀子所謂克耳而設瑱者（以絮作耳瑱）克死耳也豈生人而可用之

五服喪冠其製並同皆有三梁積有縫有條屬有厭相外縪（一云齋期內縪非是）惟大功以上縪向右小功緦麻縪向左小不同耳賈公彥曰哀重從陰哀輕從陽此左右所自分也若五服重輕與受服變除之等則但以麻縷升數爲準而今之布麻工織俱與其數度其疏密而分別用之無成數焉

（首經）首經用苴麻爲之春秋傳晏嬰居喪有斬苴經帶謂斬苴麻不治而用之爲首經爲腰帶卽此是也但首經宜細不宜大一則用以束頬如吉冠組纓（見前）便于屈折一則首服尊嚴繁而不垂不容加之以纚大之質士禮謂首經大于腰帶固無理矣乃又曰首經大搹大搹者大搤也雷氏謂用手一搤爲度而鄭氏諸儒謂圍九寸爲一搤則以高四寸長六寸之冠而加之圓圍九寸之經無理極矣尚曰去五分一以

爲帶夫去五之一猶有七寸其在腰亦不必勝任況據其謬說冠布升數倍細于衰而獨此絰帶首大腰細已屬牙盾然且五服之帶亦從此而升降之謂三年變葛與期之麻同期之變葛與大功之麻同俱以大小言夫喪服有輕重之差不過以麻縷麤細言耳若長短大小何足較量身長則纓長首大則冠大天下有長纓大冠爲重喪者乎若士禮文云父喪下本根向下在左母喪上本根向上在右又以此服之條屬之奸有全失組纓束頰之意至朱氏家禮亦載首絰亦云圓圍九寸乃曰先將麻頭安左耳上而將麻尾環右耳而結之則纓大將滅耳矣又以此服之條屬之奸夫此一條纓已踰徑寸又增之以九寸之絰眼前矜上何以安之舊父苴絰母牡麻絰不過今以三年爲苴期功以下爲牡麻衰不同布總布總用麻布濶一寸爲總韜束髻上而垂其餘三年布六升垂六寸齊期布八升八十升垂八寸大功以下布十升垂十寸按廣韻有繐字註布總頭須也喪巾之垂者曰頭須今俗亦有是名意必即總之垂者而異其名或曰垂紛爲飾則紛本髻纓詩禾藁註所云象冠可以解紛謂解紛結也結則安能垂乎或謂總即韜髮之繒之纓則徑寸又太濶若又云一辟一褶合作一寸則正如今麻圈然名名孝圈

孝纚是也

露紒　紒結也謂結髻也士冠禮有采紒用采繩結髮而露其纚髮之繩于外喪紒亦然易采繩以麻而束其根復纏其末及髻成而其繩露焉或曰露紒者卽露髻也紒訓結髻亦訓結然而紒別有物矣以紒結髻則紒與髻自不同

齊衰不緝　衰服祇一名卽齊衰也但其名雖一而製則有二一以不緝齊爲齊齊者裳下際之名則三年衰也三年之衰不緝齊但齊其麻而不緶緝名爲齊衰以不緶齊爲齊又以剪麻爲齊又名爲疏衰左傳疏哀孟子齊疏疏者麤也而不名斬衰左傳論語孟子皆無此名一以緝齊爲齊則期功以下衰也期功以下衰皆緝齊但緶緝而仍露麻縷卽三年衰也名爲期衰功衰總衰而不名齊疏衰曾子有資麤衰故齊衰者以上衣之衰合下裳之齊而並名之不緝之用一三年是也緝衰之用四期大小功總是也其詳見于後說中矣喪服異制說今剪舉其製而言其在上衰者有衰長六寸博四寸廣袤當心以摧心故表出之衰有內外襟裁六寸布而綴之當襟之中朱禮無外襟俗名對襟但以左襟邪綴之得毋主人有邪心乎有領左右各開四寸褶八寸之布爲四寸而綴于衣端其開領處將領隙四寸外屈而厭于項之兩旁謂之辟領辟

者開也又厭也其開領之布在前二幅每幅廣四寸合八寸謂之襟襟交也在後二幅背縫左右各一幅幅亦合八寸謂之濶中以衣身唯此中濶也而于是又橫接二幅每幅廣四寸合八十謂之之適矣適者當非以旁幅之領爲適則領在項間未能橫出于衰也禮文適博四寸出于衰謂適爲辟領則適當兩肩不能開領其上也乃朱氏爲禮且割衣身之近項者謂之濶中而反鋏領以補之大裁製之法損廠補虛必順其理未有改變衣而填以巾者況衣重唯領不堪任補寒之用也乃又負布一片名之爲負上綴于領而散垂其下以負之如負板然故又名負板然而旁証謂負板之濶跨衣身八寸適八寸又兩旁各出適一寸共一尺八寸是中爲衣身兩旁爲適而朱禮以辟領在中衣身在旁則又亂矣而于是接適爲袂廣二尺二寸而長稱之其裁幅四方端正名爲端衰衰自領至腰長二尺二寸正與袂齊乃士禮曰袂屬幅謂不削幅也古幅廣二尺邊二寸北爲冠爲服爲射侯爲器衣必削其邊幅二寸而袂獨不削則士禮自云北衰外削幅裏內削幅今袂非衰乎而不削乎是自叛也而于是接袂爲袪袪者袖口也士禮曰袪尺二寸夫以二尺之袂而之袂而緣以尺二之袪近

乎無理故朱氏家禮謂惟袂有二尺二寸以爲袖口其廳說未嘗不善然而齊衰不緝合兩旁兩袖而背不縫今縫口則緝矣況袪袂裨異材故燕裘豹袪不得連幅未聞即袂材以作袪節者是以馬融曰袪袂末也繼袂末必綴以一尺二寸之袪是袪必別綴所難明者獨一尺二寸耳先仲氏曰古袪用布四寸長一尺二寸直綴於袂外（直綴則不礙廣尺）其長不及袂一尺而下不環屬（謂下際不縫接）乃反展其袪于袂口上而下豁焉今唐後畫家如李公麟畫孔門弟子皆有袖幅下豁不縫接

而反展于袖外得非儻羊猶在乎若夫冬服不用袪又曰鹿皮無袪至小祥始飾以袪此言冬裘則然非喪制也而于是衣下有要以代半幅橫綴衣身用以掩裳之上際要旁有裨以布三尺五寸廣一幅橫邪割之各以斜頭綴要間兩旁用以掩裳之前後際而上喪終焉凡縫背向外謂之外縫（縫在外）若用布寡多尺寸現在尚鄭氏總計但約布一丈四寸又參錯不合且于負裨袂袪諸數一概闕落則安用計矣至于下齊則有裳用布前三幅後四幅（二幅以六幅幅作三辟積每辟積皆褶疏而三屈之（此非全幅蓋中破爲之故深衣篇制十有又解之也）

謂之三衲衲者屈也夫但鈎其幅而不鈎其邊所謂齎也所謂齎裳之異于深衣者也然此皆內緶者（緶縫在內）

男衰裳不連婦則連之雷次宗曰男子離其衰裳故有要婦衰裳相連則無要言無事掩露也若其無負板則女無負荷與男不同至于裳則無辟積接深衣裳制以六幅邪破爲十二幅濶頭向下陜頭向上而縫之今女裳亦然且于前後幅相際之交皆已縫緻則下體中服無少漏矣故又無兩衽女衰之異于男衰如此

五服之衰皆外緶（縫衣外展）裳皆內緶（縫裳內展）皆用側幅（去布幅之邊）而裳則前後七幅皆用三衲惟期功以下皆緝大功以下無衰無辟領無負板其餘皆同若大功以下女衰則并無要無衽無衰無辟積負板辟領說見前

大小功緦衰其規制已見前說祗其布尚有不同舊以斬衰爲三升齊衰爲四升其數已不可通矣（以齊卽斬也）若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則漢晉人皆能言之大抵皆鍛治其縷織以成布所云有事其縷無事其布者（謂治縷不治布）在大小功緦皆然故小功衰名緦衰

總者細縷之名漢時南陽鄧氏專造此布名爲鄧總至總則亦以縷細得名謂細如絲然葢朝服十五升其絲最細總則抽易其紵一如朝服之總故總者絲也又細也凡布八十縷爲一升一云八十一縷爲一升一升總不可據

錫衰疑衰皆用服皆鍛灰漚治之使之滑易錫者易也但錫衰總衰皆用七升半布而總則治縷不治布錫則并布亦治之稍有不同者疑衰則用十四升布較朝服祇少一升擬于吉矣疑者擬也舊註錫衰即功衰疑衰即總衰前以相近故約略言之實則不同有若此

升數有不可據者不特今製工織與古絕異即禮文著升數者惟士禮間傳二書而士禮斬衰三升三升有半間傳祇云升半齊衰四升間傳有四升五升六升士禮大功八升九升間傳有七升八升九升士禮小功十升十一升間傳有十升十二升兩相牴牾何以爲據且同一服名而升數有數等者以別有正服義服加服降服名服報服從服凡七等也大五等喪服明見舊經而又加七等爲十二等此士禮謬亂無稽之言即就其所分者一一計之位既不

清義復乖舛名理周章莫此爲甚而釋禮家必拘曲
揉直以爲說先仲氏嘗言他不其論卽以斬衰之義
服言之義服者臣爲君也斬衰三升疏衰三升半是
衰爲麤之至麤而謂次于斬已屬無理斬衰三升疏
衰三升而君反三升半是尊不如卑也以人合言則
妻爲夫妾爲君皆三升而如家君也且左傳晏嬰爲父晏桓子服麤衰矣孟子
賤定公薨其子文公教之以齊疏之服矣以麤衰爲
義服聊則父不可義以三升半爲疏衰耶則父服衛

可降之以三升半是止此義服一推之斬衰而有難
遍者而他何論焉

帶 喪服祇一帶名要帶又名絰帶三年用葛功用
壯麻小功用澡麻澡治之總用布背絞雙股絇從後環
向前結之而垂其餘士禮有絰帶又有絞帶彷吉服
革帶之繫蠅弧誤矣見後喪服異制說

小斂前散帶帶頭不絞垂長三尺至三日始絞而垂之然
此惟三年期有之故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他卽不
然至于麻有本根末屨大功以上用本小功總絕本
矣婦人帶與男子同但三年與期有除無變大抵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笄要經俱不更易禮註謂男子重首婦人重腰則首笄何以不易謬矣至服竟一除謂之終喪故檀弓曰婦人不葛帶謂李哭變葛婦獨不然以婦陰尚質喪重不更易也若大功小功本哭變葛與男子同此以喪輕當變之故而或謂婦人大功以下原用葛帶則牡麻絰麻男婦並同何曾用葛乎

杖白虎通曰杖所以扶身也士禮謂杖者爵也此襲四制而誤者弟杖以竹木爲之長可殊心而下其本（根在下）一云父竹母桐一云三年竹期桐亦隨用之若又名苴杖則性不可杖家語衰麻苴杖本苴絰與杖二物而士禮竟作杖名謂形惡類苴恐不然

屨三年菅屨見左傳荀子諸書但荀子又稱菲屨（詩白華菅兮）即菅屨也菅與菲剕本一物而異其名左傳雖有絲屨麻屨無菅菅剕謂草之堅韌次于絲麻而可爲屨者故玉藻曰履剕席而正義謂剕與菲剕皆相互稱名字書所謂菅菲剕皆茗草而白（詩白華菅兮）華黃華名（詩苕之華芸其黃矣）考據歷然士禮襲左傳荀子亦以三年之屨爲菅屨矣乃欲增斬衰一名而降疏衰一等于斬衰之下遂曰疏衰疏屨薦剕之非也夫薦者耘苗既不可爲屨而非

扉字殊又必不可以菲草之非當扉屨之扉乃增蔗字于蒯上無此草名詘菲字于蒯後又顯屬訛借此實襲荀子菲總菅蒯諸文而自相謬亂者據此則益信疏衰之外無斬衰而非屨蒯屨只是菅屨必不容于疏衰斬衰下立兩屨名也（因誤生誤者更有立蔗屨一名謂三月卒哭蔗屨內納此又爲之齋衰三月與大功皆屨蒯爲之）若齊期痲屨以痲繩屨（見喪服小記）則以痲作繩而編以成之士禮又謂臣爲君三年繩屨夫三年而降下大功也乎若小功而下則竟用吉屨而去其絇者（謂凡喪屨有絇喪屨總無絇者縫中之絇）絇純爲屨緣總者縫中之絇純則屨頭飾也若又有白屨即白痲屨既祥而易之又檀弓有絲屨謂有子既祥所易之服則喪屨用草（夏葛）痲吉屨用皮（冬）並不用絲故曰此屨中之飾如所云絇總純者非謂以絲織屨也又菅屨外納（收編向內）各不同痲屨皆內納（收編向內）

練服期而小祥易以練服按練者澑練之名似當以一稯爲之但周時絲冠赴于申紳葉且有子既祥絲屨尚爲越禮況初祥平古凡喪冠皆治縷而不治布此則鉦灰漚治令熟且白則在小祥爲練冠而在大祥即爲縞冠總可用布不必紵也若陳氏禮書謂練冠與初

喪大白冠同則大白無辟積無條屬而此俱有之且加以耳瑱如檀弓所云角瑱雜記所云三年之練冠亦條屬而右縫者喪冠無瑱至此加角瑱喪冠皆右縫惟大祥以後左縫此則顯與大白冠大異陳氏言非也其衰與功衰同用七升布而去衰去辟領去負板三物他皆如前若又云素衣黃裏縓緣則皆以中衣言之葛洪云以練布為中衣而黃其裏又以縓色布為中衣領袖之緣縓者紅色之多黃者此非衰也若喪裘川鹿皮而不袪至此加以袪且加裼衣乃去首絰易練帶一作帶又作葛帶總皆練者繩屨亦大功屨無絇若又有白屨雖屬練屨然必既祥而後用之初祥時不得有此

（祥服）大祥縞冠素紕縞冠即練冠而加治者或曰以繒為之紕者纓也一云紕緆也一云以素緣冠兩邊各二寸俱非是喪冠條屬不纓至此則不條屬而設纓故有紕但紐而不組檀弓以有子組纓為非禮是也又喪冠右縫至此則左縫若其衰則用十五升布為深衣領緣皆以布其中衣則仍用布而表裏緣領反不以縓黃而以素色如間傳所云素縞麻衣者蓋外衰已除則中衰反未忘也白帶即縞帶白麻屨即白屨無絇見前

（禫服）禫服用纖冠一作綅冠皆黑經白緯之名禹貢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五服名五服一齊衰二期衰三大功四小功五緦也齊
即斬也斬齊其麻而不之緝故謂之齊但不名斬耳
期衰緝衰也雖一斬四緝出喪服註原合期大小功緦爲
言而功緦去衰因專以期衰名之鄭氏註學記五服
謂自斬衰至緦麻之親而孔疏以斬齊二功緦當之
夫斬齊二功緦即是齊期二功緦齊之不緝即是斬
期衰之緝即是齊但必分斬與齊爲兩服而兩屬父
母則以五服之親言之於父母多一等而以五服之
時言之則在期年少一服至士禮標記服色則又多
疏衰齊期與緦衰二名色夫五服之名其來已久祇

雖玄纖縞縞白玄黑而纖在黑白之間故既祥而縞
禫而纖雖玄而纖雖去白而未全黑唐
名綾服宋名黲服並非玄色舊稱纖冠爲玄冠非也
但纖冠采纓練纓作玄衣黃裏皆中衣玄衣纖色而深衣
則並如既祥之服無所變易但喪服祇一帶青服有
二帶以懸韠懸弧非革帶不勝任也今禫則獨於縞
帶之外又加革帶以此時將伸吉懸弧論語所謂去
喪無所不佩者此正去喪時耳去喪謂去喪服說見後若吉屨
無屨飾與小功緦並

增一斬名而致使五服之數兩不能合然則齊斬可
分乎

喪禮吾說篇 七

三年之喪不折月說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又名甡 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黃 較

喪禮莫重于三年使三年之喪而不能明則亦無庸議禮矣然自漢唐宋以迄于今實亦無能明之者夫。三年之喪三十六月也古人無慮懸月日之哩尧典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孟子舜三年喪畢禹避舜之子于陽城商書王宅憂三祀論語百官總已以聽于冢

宰三年其云三年三祀三載皆明明三十六月並未嘗有虛懸月日以二十七月當三十六月如後所云也自周制喪有等殺而戰國漢初爲禮記者遂各記節次因有期而小祥祥祭又名練祭易重服爲練服再期而大祥二十四月爲期十三月爲小祥設祥祭易練服爲祥服中月而禪中月者一云隔一月禪月二十七月之異其說見後爾時設禪祭易祥服爲禪服之說以爲喪有節次自此而殺然未嘗曰禪服在幾月禪之爲服又當有幾月而三年之喪當限于禪服幾月內也乃漢後作經注者儀禮二記二許皆周章不明而唐儒襲誤遂因之有二十七月之限而三年之喪從此絕矣公羊傳曰三年之慈爰非虛加之也以爲人心皆有之今人心何在耶先仲氏嘗曰親喪哀痛靡有紀數毛詩所謂昊天罔極者不得已而限多日實從減少即在凡喪猶不可而矯誣誣罔施由以三年此罔出自中心並未有他人強之而乃名爲親始此是何意徐仲山作喪服議有曰三年之喪有必不可二十七月者以其欺也先王制禮果宜在二十七月何難直限二年加以三月定之曰此二十七月之喪而乃以三年爲名是欺死父母矣夫死父母可欺乎張南士答服闋亦有云親喪短月是以佔人

之行待其親然且期喪外加二期十二月親喪內折三（每年折去三月）厚所薄所厚顛倒錯亂莫此爲甚兄

其說亦並無據者

嘗考古言禮之書自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以及三禮並無有二十七月之說見于大文唯戴德作服變除禮有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禪而鄭氏遵之謂閒傳儀禮所云中月而禪者中月間一月也古以中爲閒如三年中一以祔爲閒一類是二十五月大祥之月又閒一月爲二十七月此言禪月有然並未嘗云此禪月即是喪月三年之喪當撤此月若謂此禪月即喪月則王肅孫鄭之謬有云中月者月中非閒月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祔則卽祥之月而禪在月中如檀弓所云祥而縞是月禪者皆二十五月並非二十七月與戴鄭撤喪之月又復不合大王肅所辨誤據禮文（檀弓祥而縞是月禪此祥禮也此月禪則必改月而樂徙月樂言祥而易縞禮也是用不連祥編言王肅誤解）大下無祥禪兩祭可同月舉行祥禪兩服可同月變易者且祥在月幾日禪又在月幾日禪之去祥共兩下故祭各當在月幾日俱滅裂無考此固王鄭胥禮王負鄭勝之一節然其所辨者祇禪月耳且即其所辨亦未定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禫月耳安見三年喪期限于禫月又安見三年喪必限于戴鄭所定之禫月也乃以後儒相爭未決之月日而竟指之爲先王制禮親喪不易之定期誤矣

大誤矣

或曰三禮既無二十七月之文則二十七月固屬臆說然士虞禮荀子三年問以及公羊傳喪服義諸書無不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王肅所云二十五月而禫者或未可知而三年撤喪必在此月何則明明言畢必無留餘可知也曰不然此所謂畢非謂三年喪期從此而終謂夫三年之喪服則二祥而亦已盡也古凡稱喪皆專指喪服而言故除重服曰除喪喪小記曰期而除喪朞則撤喪乎謂期則小祥可以除重服而服練服也檀弓子夏除喪而見子皮有姊之喪可以除之而勿除皆同去輕服亦曰去喪論語曰去喪無所不佩豈撤喪而尚虞有不佩也乎謂去練服而服禫服則緇冠素衣可以無所不佩也間傳曰禫而佩是除喪去喪總名畢喪畢喪者祥喪畢耳蓋再期二祥則縞素疏麻爲服已盡禫此而禫將改乃緇黃之服此固吉凶緇素一大界限斷可云畢不然豈不知禫後有禫再期之後有中月而乃曰是月畢喪其可通乎故喪小記曰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何嘗曰三年之喪以再期限期之喪以二年限乎謂夫限乎再期之喪服則餘服未已此三年者也限乎期之喪服則餘服雖止二月而已踰乎期此雖限一年而實幾乎二年者也喪者服也再期者祥服之名也故再期之喪亦正如所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耳謂大祥而哀編從此除耳蓋期之二年非二十五月則二年再期亦非二十五月如謂再期是二年則中庸當云二年之喪達乎大夫二年之喪達乎天子親喪即期期即親喪有何相去而乃天子大夫判爲二達二不達中庸多事矣況歷考喪服亦並不見有短少者上古蓋親喪期無數此見之易傳有然而唐虞考妣即限三載然並無服制雖漢儒証經考造有布冠布衣之說然亦臆度之制後儒疏引黃帝九事章云上古虛喪終身至唐虞漸溺遂有服喪三載之限則唐虞以前皆是無服可知也其後喪服之制不知起于何時而周制墳屑因復有隆殺之等大抵親喪三年限以三節一年齊斬齊衰斬苴也此二年練冠縓緣大祥練冠素裨也練編俱熟縮而縞稍細于練總名練衰大祥稍降於小祥而總名祥練蓋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雖分二年而

實在一年之中小祥者再則大祥者再期之末也此祥服爲一節大三年縗素亦稱縗黃謂縗冠素繩黃裳也此禫服爲一節故間傳有云中月而禫禫而縗無所不佩大禫祭之時尚服縞冠者而禫祭既畢然後服縗服以至于盡所謂縗者即祥練之後一變服名鄭註所謂縗冠采纓而孔氏疏義亦云首著縗冠身著素端黃裳是也蓋三年即吉始服玄冠而玄白不爲縗黑經而白緯之純白爲縞故禹貢有玄纖縞三物名而周取以爲喪服重輕之節其義瞭然而漢後諸儒總少學問祇一縗服而不能實証其所服幾月依文立義並鮮考據而不知禫有十月縗亦有十月縗三年之喪之月即禫禫之縗之月不讀漢書乎漢文始以日易月除葬後易重服外（除喪見宋劉攽証及漢翟方進傳）定爲三十六日其令有云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縗七日合三十六日亦惟舊制喪期本三十六月而後可代之者二十七月而可饒九日以代之者故應劭曰凡三十六日易之以三十六日而翟方進傳以死相起復亦云既葬後三十六日共睹事肯明驗也乃計其月數則亦除既葬後分作三節以大服大紅者大功也以小紅十四日當二年之服小紅

小功也以織七日當三年之服織即禫服間傳所云禫而纖是也是禫之纖服當自大祥中月之後直服之以至于盡計之祥後餘月俱服纖服故舊制二祥以前去二十六月則纖服十月合二十六月漢制二紅以前去二十九日則纖服七日合三十六日此固確然鑿然無可疑者其稍有變月則以舊制二祥各服七日每三年二十六月以二紅各二七纖得一儀一日與二紅者喪服從重也是雖稍有通變而仍不失其降殺之節蛛絲馬跡彰彰如此此在漢初去古未遠必有所承而儒說貿貿一概抹煞所幸間傳漢令同有纖字而註間傳與註漢令者又皆彼此茫然並不能以漢令之七日註在纖下間傳之纖服註在纖七日下以致顏師古註漢書反詬應邵舊註三十六月爲非是而唐儒王元感稍知義分力以三十六月辨二十七月之謬雖唐宗已用其說而究之羣邪蠭起牢不可破以衆我寡終于不行即元感亦不知以間傳纖服爲之根據親喪大事于載歟絶豈不哀哉

且祥禫終月禮文有之喪服四制云三日而食粥三

月而沐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比終者及終也言自祥而禫而纖以及于終也此正謂祥服之後又有禫纖以終此三年之月故曰比終不然三年之喪豈終于祥服已乎蓋期年之禫止于一月而三年之禫則由祥以至于盡不止纖服七月見之漢令此正三十六月一大明據而爲正義者依叫時俗反以比終二字連下文茲三節者作句天下有及終茲三節者而可以成文者乎總由曲護二十五月撤喪之飾者而可以成文者乎繆而強割禮文以遷就其義其禍烈一至于此

丙則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有故者三年之喪也則此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無虛折者何則二十三年女子之年也天下無生人之年而可虛折者且即以儒說較之則二十五月只是再期二十至二十一爲一期二十二即再期矣女子有故亦當曰二十二年而嫁而乃曰二十三年何居夫禮經大文其不明言曰三年者三十六月以不必言也乃有雖不言而明明言之如此文者而更各相顧而不之察吾嘗以嫁娶之月實實計之其云二十之嫁不定何月然考之舊禮則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自九月以後十二月以前皆可以嫁即曰夏之九月爲周之

十一月然卽以周正十一月計之十一月有故則二年十一月爲二十五月未嘗出三年也況其定霜降與冰泮者祇爲瀕歲暮而嫁娶可行三正一轍耳何嘗如赴蠶之郊龍見之雩限夏時耶

或曰男女嫁娶固當在除喪之後曾于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是也但除喪在二十五月則二十五月而嫁娶禮也此原不必三年者而又不然古除喪免喪去喪皆是除服然服之一字所包者廣自纫練而祥而禫皆名除喪故喪小記曰期而除喪始纫練也是豈期練而卽可以嫁娶也乎若檀弓云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勿除則直以撤喪爲除喪者今三年後嫁已有明文則除喪而昏直是撤喪始嫁娶而俗猶復以春秋逆女多在服內爲言夫宣之末期逆女原屬大變不可爲訓而列此則文公四年方娶嬖姜前無再期娶嬖者祇文之納幣在二年冬計之僖三十三年冬十二月之葬剛及再期而公羊尚譏其喪娶雖納幣非娶公羊譏譏然亦見男女嫁娶必不當在再期之月斷可知也夫再則而娶謂之喪娶則再期而嫁謂之喪嫁其例同矣若公羊他傳又云

三年之喪實二十五月則喪者服也正謂居重服者實二十五月過此卽二十六月卽是祥禫便當服縞服纖黃矣喪服亦何幾而忽忽之

論語宰我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此實實三十六月本之尚書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之說也故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言三年服闋讓復居常之服而後可讀樂章未聞大祥十五日尚有禫纖諸服而可讀樂章者此亦三十六月不得爲樂之一証也而戰國儒者造爲孔門弟子祥禫爲樂顯然與論語不合大祥禫距期無幾祥禫可爲樂則焉得遽有崩壞之理且其所爲說又各相矛盾如喪服四制曰祥曰故琴謂大祥二十五月而禫弓云朝祥暮歌則子路笑之必踰月始善踰月者祥後一月廿六月也乃禫弓又自矛盾忽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成笙歌則踰月謂何且又曰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則不在祥月并不在踰月而在禫月禫則廿七月矣且又曰子張子夏問喪彈琴夫除喪二字包有三期祔練一除喪大祥再除喪禫二除喪此之彈琴雖必非祔練然祥禫未分此是何月乃又曰是

月禫徙月樂則禫廿七月尚未爲樂又必遲月至廿八月而始可以樂則直是自記廿四月以至廿八月豈無定準而以此言禮可乎故徐仲山曰徙月而樂則自禫以至終月皆可言徙何如三年不爲樂一言而決耳

又或曰除喪免喪皆包服則甫除祥時禫尚未服而乃曰喪畢既服縞纚喪尚多月一若三年之喪至此特作一界限者此何說與曰此則以三年之喪有不服禫者而限之者也何以三年之喪有不服禫者考之喪服之制期有禫三年亦有禫然期原有不禫者如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是也三年亦然除親喪必禫纚外如外宗爲夫人與慈母如母諸服則多有不必禫者此二十五月之禫之所由畢也

毛詩鹿見素冠不禫爲言素冠者祥冠禫則纚冠矣

但不禫雖同而禫有不同期之禫止于十五月一月而三年之禫則自二十五月而服纚以至于盡惜經無明文而漢儒爲証疏者遂誤以期禫一月當三年之禫並不知禫後有多月且不知禫後之服之當止終而盡禫一月即謂限滿于是二十七月之限亦由之趾焉蓋二十五月之畢于不禫而二十七月

之限則又限于禫之一月雖所限不同各有是非（張南）

十日二十五月而畢喪雖促而是者以有餘也二十七月而滿限雖緩而實非者以無餘也而限之所由實在乎是但漢世言禮尚有師承其云二十五月二十七月者皆各有所自並無言二十六月者宋朱熹居視夫人喪誤以二十四月爲大祥又加二月遂以二十六月爲三年之期則既非古禮又非漢儒所言禮而杜撰月日致三年之喪又有二十六月一例嗟乎何爲已

禮記三年問云至親以期爲斷其云至親者雖鄭註孔疏皆別引儀禮喪服以本生父母降期諸服爲言不言人子之于父母然父母之喪三年三旬則十三月爲一斷二十五月爲二斷祥練祥縞原有兩斷即以視喪言亦未爲過特其後文曰三年之喪特從此而加隆焉則祥禫以後皆屬過時制不達矣且其解斷期又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此全是宰我改燧升穀期可以已之說而以此爲斷得母子言反過情與

然則今制二十七月而服闋可乎曰可周制二十五月而畢喪哀服除也今制二十七月而服闋縞服闋也哀縞既除正有餘服（纖黃吉服）原未嘗于三年曰

日有所殺少故周制二十五月卽服官任事而今則二十七月而然後起用較之雜記祥而從政猶爲遲緩雜記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旣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旣殯而從政蓋服官任事不礙喪服周初立制惟恐以喪經之故重廢王事故夏商以前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見春秋傳而周用權禮卽卒哭而已有從王從公之制見喪大禮是禫服補闕正斟酌之盡善者故晉武泰始每議終制則傅玄段暢往往以周禮折之謂周享晉號史但譏名位之失未嘗以喪享爲非禮晉悼初立平公燕諸侯于溴梁是時賢大夫如羊舌肸祁奚韓襄輩並未諫沮反謂繼好繼信補闕謀事皆禮之大者蓋古三年不朝聘而周則旣葬受命今哭錫命古三年不聽政而周則承喪卽位改元踰歲古三年不入廟而周則烝嘗禘祫仍沿廟祭古三年不從金革而周則喪服遇警遂許墨絰以從事甚至期年納幣未葬與盟皆周制所有而夫子春秋未嘗譏之卽孟子五月居廬未有命戒亦係殷禮高宗三年不言與康王之甫受顧命負扆作誥正自不同故曰先君莫之行是服官任事斷以祥禫而國有大事則復以權禮應之夫然後君父兩全而奪情起復之議可不作

也然則　今制周制矣或曰三年在周末已不行故孟子在滕始定三年則不然夫孟子所定正定此齊疏飦粥居廬命戒諸制嘗有父母三年定自戰國者夫齊宣欲短喪非三年而何以短爲

禫服是纖服學禮之儒皆所不曉幸聞傳有禫而纖語而漢文遺詔又適有纖七日之文始知纖者是禫服之色而七日者乃禫後所服月數故應劭曰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其月數叅錯說見前）此固儀羊之最可念者長洲汪氏（名琬見堯峰文鈔）作喪服說盛訾此註謂纖非禫義禫是祭名亶非祭服之色師古註纖爲禫其誤已久則茫然不知纖爲何物并不知纖之爲禫是何義而且應劭之註移坐師古深爲可駭但禮失求野古禮雖亡然尚有草蛇灰綫可隱相蹤跡如唐元陵儀注禫曰百官服慘公服詣延英門問皇帝起居次日平明皇帝改服慘吉服其所爲慘則黲聲之誤即纖服之色之稍變者蓋纖色黑白與黲之淺青色同故趙宋氏俗尚有于禫祭之初先服黲三日而後行祭即司馬溫公所輯書儀亦尚有男子服黲紗幞頭黲衫角帶婦人以鵝黃青碧皂白爲衣履正與禫服之纖冠素端黃裳諸色隱隱相合而當蔣范

淳父見民俗黲服斥爲不經近長洲汪氏有答人問祥禫書明明引書儀中語而又曰比年以來士大夫居禫尤多尚曰今欲黲服不審應改何等服色是明見矣豈而不知爲蔑曰求見索駟而不知即駟背之馬也欲禮之暫明得乎

吾郡有無名氏書六卷今爲人竊刻作已集其三卷第三篇有三年喪題其首有云記之駁雜得罪于聖人多矣夫若二十五月之喪甚矣也則以下皆無減而獨減于三年是薄親也其中有云二十五月而畢見于問傳儀禮及公羊傳三書按間傳與荀子禮論篇相出入而三年問則直錄其文若儀禮鄭名子夏所傳實公羊高輩冒爲之故公羊高相傳爲子夏弟子而儀禮喪服記則全倣公羊春秋問答之體是短喪之說實始于荀卿公羊高二人而世不察也（予謂二十五月而畢語並非服闋撤喪之說前已詳言之益二十五月而祥則祥後有禫禫服雖祥而從政可起視事然並未服闋焉知禫纖之服有幾月即自顏師古注漢紀有二十七月而畢語則斬然無望矣所幸間傳有禫而纖語與服四制有三年而祥此終語此是實據不可曉也）其未有云嘗親曾輩倣徐幹中論以爲據貞觀政要太宗見幹論復三年喪大見稱賞因怪全書缺此篇而考之魏志乃知幹所著論本三十餘

篇。今俗所傳。中論二十篇。非全書也。然則古之賢士。曾論之古之賢王曾病之矣。惜其篇不傳。一似乎亂臣賊子特刪此以圖自便者然。而曾鞏之言具在也。此書爲人竊刻。實可痛恨。故記此數行以冀翻者考之。倘得一改正耳

喪禮吾說篇 八

五服古今異制說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初晴稿
文瀾克有 遠宗姬潰 校

父三年
母三年
古父母皆齊衰無斬衰

父母之喪。在春秋戰國以前。並無分別作等殺者。自馬融諸記始。有等殺諸儀節。雜見禮文而作士禮（即儀禮）者。著士喪禮喪服傳二篇。遂公然加父抑母。截然分父母喪服爲二等。父爲斬衰。母爲齊

衰然且又在爲母期按雜記惻由之喪哀公使儒悉學士喪禮于孔子子于是乎有士喪禮書此固戰國後人借孔子以爲名者至喪服一篇直稱爲子夏之傳而証者又疑王客問答有似公羊公羊子夏弟子也是不如何時何人遙援七十子之徒以爲依附顯然非東周以前之禮而乃喪服記雜記彼此竊比相倚成說其不可問抑多矣詳而論語孟子左傳三書皆春秋戰國間文先于三禮而又皆孔孟二人親爲之事與親定之語此則無據中之極可據者因各就其說略疏辯之

喪服有齊衰而無斬衰古者裳制以下際爲齊齊即齊也故論語攝齊升堂玉藻縫齊倍要皆以齊爲裳下之名而齊衰不然衰有重輕重服以衰廁六寸綴于當胸而衰裳四際則皆齊其廁而不之緝故齊者以齊爲名謂之齊若輕服則四際皆緝而稍露散廁亦名爲齊齊而不緝此齊之本名而從而緝之則又以緝齊得名猶之亂本名亂而因而治之則又以治亂名亂此即直絰者絞麻之稱而初喪散麻亦稱爲絰可例也然則齊名有二一是裳下際之名一是衰裳四際之總名而齊衰亦有二一是三年之重衰

齊而不緝一是期功之輕衰齊而緝之除二衰之外別無他名故論語以三年凶服謂之齊衰如子見齊衰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云見齊衰者雖狎必變以爲重服只齊衰也並無有加于齊衰之外者也且父齊衰母亦齊衰孟子滕定公薨本屬父喪且諸侯也孟子告之以齊疏之服饘粥之食以爲父服只齊衰也並未嘗于齊衰之外有他衰也此皆春秋戰國孔孟之書之顯然者自左傳晏桓子卒有晏嬰居喪之文云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席倚廬寢苫枕草而作喪服禮者全襲其文以立說且又誤讀其文以爲麤衰斬句即是衰名而以麤牾爲之者夫晏嬰麤衰此句也斬苴此句也杖又句也春秋戰國間原有麤衰之名麤即疏也麤衰即疏衰亦即齊衰故雜記有疏衰墨室而孟子稱齊疏之服荀子稱齊麤衰經資齊本作齊通皆與晏嬰服父之麤衰正同若其稱斬苴者麤也齊疏之服則但斬其麤不澁不治用以爲首絰要帶故名斬苴如三年問云斬苴衰杖斬不屬衰苴不屬杖兩下斷句公然可知即家語有衰麤苴杖荀子亦有齊衰苴杖語非以苴爲杖亦曰齊疏之服則又有斬苴與杖云耳

乃戰國後儒造一斬名先竊荀子禮論篇一段爲三年問文而改齊衰爲斬衰如云齊衰直杖倚廬食粥所以爲至痛傷也諸語兩書俱載而在禮論篇者爲齊衰在三年問者爲斬衰今荀子具在也然且陰改荀子齊衰菅屨杖而食粥爲斬衰菅屨此皆同襲左氏文而乃陰襲而陽竄之以致檀弓引魯穆姜卒曾申告以齊斬之情飣餖之食自天子達夫曾申數語亦全襲孟子文而又忽增一斬字向使齊即是斬是一斬兩出也齊是齊斬是斬是一人而又兩服也然則不攷切言斬服而但言斬情至論重服則猶以齊衰爲重而不及斬衰如齊衰屬父齊衰屬母且又分衰麻升數如間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而又且以左傳麤衰原是重服今又降而屬之齊則輕重不接遂造爲麤衰一等降于斬而隆于齊以間于斬齊之間斬衰三升麤衰三升半齊衰四升上可屬斬下又可屬齊以曲合于麤斬齊疏二義則不知晏嬰之所爲麤衰斬者服三升乎服三升半乎孟子之所謂齊疏者教滕文服三升半乎抑服四升乎且據如所云父斬母齊亦不當于齊斬之間更有所謂麤衰三

年也。且。苴。屬經帶。不屬杖也。苴杖二名已見之前家語及荀子矣而傳喪服者又復以苴屬之杖夫苴麻也可爲杖乎註云記人解此杖是苴竹也無論竹類施無有苴竹一名卽有之亦定無可爲經帶者乃又有竹貌類麻者乎此笑話也

至斬苴絰帶則一爲首絰以麻束冠一爲要絰以麻束衣專言之則首戴稱絰要帶亦稱絰對言之則首曰絰要曰帶今絰帶對言則一是冠束一是要繫兩下秩然乃士禮改斬苴絰帶爲苴絰杖絞帶旣以絰爲冠衣兩束之名而又增絞帶一名于杖下以爲要有兩帶皆以苴爲之一以代大帶一以代韋帶夫同是麻絢而繫兩條于其衣以韋帶佩玉故凶服亦備之夫凶服可佩玉乎按玉藻凡朝服必韠于兩膝間謂之蔽膝而懸于革帶凡有所佩皆懸之此以大帶絲絇約物少力故復設韋帶以爲懸韠懸佩之用喪服有何韠而設以帶若論語云去喪無所不佩則須在禫祥之後此時多繫一麻絢亦無所用也乃朱氏作家禮必分父母爲斬齊而斬齊絰帶又必各設一絞帶于要絰之下遂

至一名要絰一名要帶絰帶之名從此俱無可問矣
若左傳叔向又云斬焉縗絰之中此言其情斬然不
指縗絰與雜記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斬
語同彼作士禮者亦必倜見斬焉語與晏嬰斬苴
字恰合遂立一斬名而不之顧若然則何不于期服
下再造一剡縗乎杜預註左傳引士禮作証而仍其誤亦以麤縗斬爲句孟唐賈公彥疏儀禮又引左傳文曰麤縗斬枕草苫展轉貽誤者大夫士無異服

戰國以後不第父母子服三年者亦以爵位大小爲升降如雜記大夫爲其父母昆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則喪禮掃地矣夫服製輕重一本于心心痛重則服重服心痛輕則服輕服故曰端衰無異等今儼然以爵位尊卑而異其服將毋大夫士有異痛乎然且鄭氏作証復引晏嬰居喪一節以爲室老議其太重重卽士禮非大夫之禮遂據爲大夫士異等之証夫晏嬰桄喪本是恒禮而室老據叔世時俗壞禮以爲大夫當稍減故晏嬰非之曰惟卿爲大夫或當稍減我以大夫服大夫何減之有此正平仲明知其非而故權辭以謝之故家語孔子極稱平仲婉言不

直已以斥人之非正謂是也不然大夫與士無異服爲相爭之端夫王鄭同異何足置辨吾弟以孔孟之書折之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是貴賤無異也孟子曰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是天子庶人無異也

（母無降期禮）若夫母服降期則他無明文惟士禮有之而喪大記亦有父在爲母爲妻期諸語此正周末秦初陋儒所云無可辨者然好短喪者猶往往藉爲口實先仲氏嘗曰服喪之人與爲所服之人俱各有等假若一母死而父爲之服子亦爲之服此服喪之人也服喪有等而乃父服期子亦期母死而在父爲妻在子爲母此爲所服之人也所服之人亦有等而乃爲妻服期爲母亦服期則子與父等矣（唐高宗上元年詔不降期雖從武后請然開元修制仍集議勒爲定典見開元禮）父在有不必降母服者三母喪期以前父與子並服也至期後而父服始闕然也一十五月突假云懼嫌畏耶則內則有命士以士父子異宮之文即不命之士或當同宮而士禮又自謂四方之宮可以隔別不必嫌畏也見一十五月則重服已除也不必一也假

謂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耶則期功以下父所不服而子當服者衆矣幾有父服亦服父降亦降者是父子同服不必設五等服也不必二也假謂三年之喪惟父有之其名不可二則左傳周太子壽卒與穆后崩晉叔向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謂太子一(喪服傳父母爲長子三年)穆后三年也夫妻子無三年之理雖其所稱三年者以天子絕期祇有三年而后太子獨不絕則即以三年名之然已名爲三年矣是父之服母原名三年子又安得避三年之名其不必三也有不可降則者三據云士之妾子父在爲母期則母可同庶母乎一也據云慈母如母父在則期則不可同慈母二也據云父在爲妻期則母與妻同亂矣此大不可者三也有必不降者二禮記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大伯魚之母也伯魚母也則而猶哭者已服期閏而猶哭也孔子聞之者是時孔子尚在也向使禮記而不足憑則已禮記而足憑則由母之服父在猶期矣若喪服云父爲長子斬三年母爲長子齊三年夫長子三年雖見之春秋傳文而實非三年乃作士禮者不分父在與不在而母之服子必以三年今子反降則是子之三年一定不易而

母之三年則尚在升降未定之間是三年之喪父與子之喪非父母之喪也此說之萬萬不行者也故曰有必不降者一也又一也若夫禮有難遍吾必質之以夫子之言以春秋去古未遠而夫子聖人可以說禮也乃夫子告宰予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此爲母言之也其乘稱父者由母而及之父也故荀子云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養之不能教訓之是三年在懷夫子專指母而言不然君子抱孫不抱子豈有三年免父懷者而謂母可期則等于之言得矣若云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爲母三年則類禽獸夫禽獸知飲人未嘗絶飲禽獸知食人未嘗絶食也吾謂禽獸尚知有母而人而不知有父何三年期年之有矣

女在室爲夫皆三年　女嫁被出反在室爲父服婦爲舅姑期非禮據內則子婦事舅姑雖婦死而婿不杖不菲極重子婦之禮不成婦禮則雖不遷不祔尸葬于女氏之黨其重成婦禮如此今爲舅姑祇服則且稱爲從服則儼然路人矣據傳父服子三年母亦服子三年有云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夫父母即夫妻也夫妻服子則夫不降者妻不

敢降今夫妻上服父母而夫不降者妻反敢降何也且此非聖人之禮也家語夫子答出婦之條有三不去其二不去云與其更三年之喪則明明三年矣益婦服頗重既服三年喪則不遣生婦不經服三年喪而又不成禮則雖死婦而必遣之使歸葬其必服三年如此

繼母　應子爲所生母　應爲婦爲生姑　慈母　皆

今制養母視出

古但有慈母無養母所謂妾子之無母者母妾之無子者命養母也今制有慈母又有養母注云命過房爲人後者夫過房謂房室相過仍是

慈母如母誤解

慈母如母前儒亦多未解一則不知慈母是何母按曾子問子游問慈母如母禮與孔子謂慈母無服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于是引魯昭公少喪其母及長欲爲慈母服而有司沮之遂練冠以喪慈母世遂謂慈母無服不知此慈母是婦官內則所謂擇傅母以爲子師次曰慈母三曰保母是也故曰固職在教子非諸妾也若諸妾慈母即應母小記有云爲慈母後者爲應母可也夫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庶母者父妾也父妾尚可爲慈母得母父妾職教子乎一則不知如母是如何母據喪服他章妾子爲生母服大功豈有生母止大功而慈母反三年者不知此所云母正生母也云如母如生母也天子諸侯之妾子父沒服生母止于大功而大夫不然大夫妾子父在爲生母服大功士之妾子父在爲生母服大功士之妾子父沒則大夫士之妾子皆得伸而爲生母期而至于父沒則大夫士之妾子皆得伸而爲生母三年今不分父在與父在皆三年爲是故曰慈母三年一如生母非謂慈母之三年一如生母本期慈母反三年也又非謂慈母如母父在服期大夫之子父在服大功矣至于教子慈母則父沒祗服大功尚子所云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衰被之者也而九月此可據者若鄭氏云庶子爲嫡母後即是傳重不得命與嫡母爲母子則又不然大庶子爲嫡母後則嫡母自當三年不必又曰如母耳若命爲母子亦又何害

繼母嫡母繼母也夫苟據舊禮則繼母如母父在服則

春秋衛桓公爲戴嬀所生而莊姜引爲己子戰國秦莊襄王爲夏氏所生而華陽夫人子之未爲不可也三禮晚出其于春秋戰國間事尚一往不合何況於禮如曾子問引魯昭公少喪其母則昭公未嘗少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母也。其後晉譙王司馬恬爲子制小功之服此正照大夫之子父在爲生母大功而又降者若范甯謂無服則依曾子問語而又誤解此母雖婦官然荀子不明言當九月乎

嫡孫爲祖父母承重爲高曾祖承重皆三年

承重義疑

古無承重文亦無父卒爲祖父母三年之說唯喪服傳有傳重受重諸字而其所爲重則又單指爵位言謂祖父以爵位授之子我從受之是重物爲我所受也故據諸禮文有傳重而非正禮者如傳位嫡子則傳重非體非身所有正體而不傳重者如嫡子嫡孫皆有廢疾皆不得傳位而又無庶子可傳因傳之他人則雖我子我孫正嫡相繼然則重非祖孫相承正嫡相繼之謂而專以爵位言從可知矣蓋封建之世世爵世祿皆有地之君而有國邑者必有宗廟因之以祖宗付託之重爲尊其所付託者雖實指爵位而必假之以宗廟之名曰主嗇甚重傳受匪輕故謂之重非如今世所云三年重服子死未服故孫必承而服之也夫世非封建父與子尚不相承何見祖孫故雖記父子與爵則雖父母

之服而父士子大夫父大夫子士不得同服何則不相承也今議禮者全不識今世與封建大別而古嚴嫡庶今亦嚴嫡庶古稱父後祖後今亦稱父後祖後古稱重今亦稱重假使嫡賤而庶貴則庶承重於父賤而子貴則子不承父後矣推之而祖孫貴賤先後相易皆然則是承重者受爵之名古有是今未有是也且古亦未有是也周制傳重之法有適子者無適孫有君子此其子適子也君未死則其子雖爲後未傳重也子尚未傳重何有乎孫是無適孫也及君死而子受之則適孫爲後矣當傳重矣然而此時子爲君雖傳重之適孫爲父後非爲祖後也是又無適孫也必也君祖未死而所後之子不幸先亡而然後以孫嗣祖如所謂爲祖後者而爲人後者爲之子適子未爲君而亡則此君祖者即嫡孫之禰也謂我禰者我不謂之孫而謂傳重者適孫乎故曰有適子者無適孫乃今之爲承重服者他無可考惟喪服傳不杖期章有爲君之父母祖父母服期之文夫君有父母祖父母乎因自知難通故爲之傳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此即承重所由誤也但推其立說祇爲回護君有父祖之故且君有

父祖而君服斬臣可服期之故故曰君父以未立早
卒而孫受祖重爲祖服斬則君父之喪臣可服期何
則以未爲君也然而尚無祖父母也故鄭氏又曰此
爲祖後爲曾祖後也君父祖二世必皆以廢疾未立
而卒而孫受曾祖之重爲曾祖服斬則君有父祖而
君父祖之喪君皆服斬而臣可服期何則以君父祖
俱未爲君也然而又有疑之者君父祖先卒則當父
祖初卒時君未傳重此時尚未爲君也君尚未君則
又焉得爲君父祖議羣臣服是必曾祖先亡君父祖
猶在雖廢疾未死而又不任喪事于是君受重而爲
曾祖服斬則君既有父祖而君父祖之死又可得爲
羣臣議服故趙商問答有云天子諸侯皆有云父在爲祖父服斬如何
而鄭氏答云天子諸侯皆服斬是言此孫爲祖斬爲
曾祖斬者以天子諸侯故也且又父在爲祖斬不必
父卒始爲祖斬也然而又有疑者幸而祖先亡而父
繼之則其言驗矣萬一父先亡而祖繼之且又在父
喪未殯之際則諸儒議服如賀循徐廣輩皆曰此當
服父斬而不服祖斬則在鄭氏雖父在而爲祖服斬
在賀循徐廣輩雖父卒而猶不爲祖服斬其服斬以
天子諸侯言不服斬以大夫士言若天子諸侯則祖君也可不服斬乎

然亦見父卒之不必定爲祖服斬有如是也乃以議禮之假詞本予慮無是之言而認爲定禮以世官世祿天子諸侯所議禮而律之常人之所行以訛傳訛莫知所始則聖人諭禮原有二端一則從今一則古不足徵即亦僅存吾說而已矣若小記文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此雖與喪服傳文彼此曲護然亦天子諸侯禮也世有天子諸侯之夫人而後君不爲之三年者乎

後疑行義 永重在兩漢以後從未舉行至晉宋間人議及之然當時已極言其非如庾純云古者重宗法爲諸侯世爵士大夫世祿防其爭競故以明宗今國士無世祿者嫡之子卒則其次長者進攝家政主祭祀嫡孫但以長幼齒無殊別也是以宗子雖死不服齊衰概以是耳果王侯有爵土者則防爭立嫡必與古同大夫以下則無是矣古不統家冈則統祭考之情理不無有違按律無嫡孫先諸父承重之文則亦不宜有越諸父承重之制成治亦云嫡孫傳重不服斬也大服以三年爲極重故以至尊至親者處之自此以往士下降殺各一等經之制也服父三年則服祖當期若謂嫡孫宜三年則在喪服應見于斬衰

之經乃重無此文何耶時劉寶亦極爲言然終以當時儒臣考禮不明庾純誤認嫡孫爲宗子既乖宗法成洽又謂祖當服嫡孫三年失等殺之節而劉寶引苗太尉無後養兄孫爲已孫事又儗非其倫且俱不得領要重不解父卒爲君祖三年是服君之禮彼此楮梧丁是終用博士吳商議而諸說皆廢殊不知吳商之議其爲紕繆自在也據商云經云臣爲君祖母服期從服降一等則君爲祖服斬衰者以祖亦君也君祖致不服斬乎君祖當服斬不特父卒傳祖重即父不幸而廢疾未死亦當爲祖服三年何則以其君也故鄭志答趙商謂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是也若謂君父祖兩代皆廢不立而是君爲曾祖後則祖已非君非君當服期而猶曰爲祖父斬者正以祖服三年之不必君也則又不然傳不明云爲祖後者服斬乎傳祇云祖後而鄭注謂後曾祖者此補傳之闕說見前而實則君之傳重但承祖後何則祖雖廢疾而前代相沿之重實系于祖之一身是我所傳者雖曾祖之重而實其重也故不曰爲曾祖後而曰爲祖後然則傳重當三年仍非凡爲祖者之所服而君服矣故曰此天子諸侯之禮且亦假借

爲言而並無其實情。魏晉儒臣並無有一人能解之者。至後魏永平四年尚書都令史陳終德請服承重下議爾時太常劉芳謂古者卿士咸多繼祖宗廟重大不遍庶人故父爲長子嫡孫爲祖其三年之制魏晉罕行今終德資階未登仕秩且諸叔現存喪主有在宜依諸孫服期爲允後復以孫景邕議詮許所請然而其說則何可泯焉

晉劉智作釋疑謂庶孫爲庶祖三年此又因祖服而類推之者其時博士杜瑗門已非之又朱何承天與司馬操議禮謂嫡孫已承重現在服喪而未期嫡亡則次孫當代爲終服反覆論辨夫承重已非禮況嫡既爲服次又接服則儿爲孫者皆承重矣不知一家有幾重而承之如此

喪禮吾說篇 九

蕭山毛奇齡 字春庄 又名甡 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姪 潢 較

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母三年其妻同為疑義古為人後者與近世繼嗣不同古所謂後必是有地之君世爵世祿顯有國邑可傳者則為之立後故後以人言亦以爵言以人言者爵在而人亡則繼以人中庸繼絕世是也以爵言者人在而爵亡則繼以爵論語臧武仲以防求為後于魯是也降此非世

爵世祿則雖大夫士身死而仍不爲後雜記有云士之子爲大夫其大夫死而無子則但借他大夫之子爲之主喪名曰置後而喪畢而卽撤之（置後者暫立後也士子爲大夫非大宗可立後乎答曰庶姓而起爲大夫獨非大宗與則不曉宗法又不解此置後之非立後又不知庶姓爲大夫不得立宗三失之矣說見予大小宗通繹）故大記曰廢喪有無後無無主謂喪之所重但在主喪而苟其無後則聽之而不爲理何則古封建之世仝在爵位而仍以宗祀爲之名故天子諸侯大夫士惟世傳之家則或祀七世或祀五世或祀三世絶則繼之然猶五世七世人爵俱繼而三世大夫但繼爵而不必繼人降此而庶士則惟適士祀二世而官師中下士祇祀一世身絶則已何況庶人是以天子諸侯則每世有二人立後一天子諸侯一天子諸侯之弟也天子諸侯除本身相繼不絶外無弟則已有弟則推一適長者爲之大宗以統此一世諸弟之後人于是立一大宗之廟以祀此大宗所自出之君百世不遷（如三家爲魯桓子大宗絶則繼之所得立魯桓廟類）謂大宗收族不可以絶是也若此一世諸弟各分立小宗（舊說有誤詳見通繹）歷五世而宗一遷則雖絶不繼何則以親盡卽遷非世禪也然則古之爲後者惟天子諸

侯及大宗耳其他雖公族大夫身死不繼但祔于宗子之家而兄庶姓驟起世貴世賤何所爲後故春秋大夫爲後皆其爵已絕而求其人以嗣其爵如季友爲叔牙立後鄭厲公爲公叔段立後魯以公孫嬰齊作公孫歸父之後皆有人無爵而求其人以後之不必皆世絕而繼以人如天子諸侯者也今郡縣之世爵已絕子生父後不可謂成父後何則父不必可後子亦不必可成也孫生祖後不得謂之成祖後何則祖之後未必可成孫之所成未必即祖之後也況封建旣亡宗法不立繼宗之說尤爲無理則今之所云爲後者並非古禮不過曰繼嗣已耳其所謂繼嗣者亦並無成法不過曰義不忍絕則使之繼之已耳然而義之所在利即隨之在昔有地之君國邑相嬗公族子弟多覬覦子其間故孔子嬰相之射直以干預人後者等之實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何則杜覬覦也今士庶之家雖無國邑而亦有財產一當可繼則羣起爭之古禮旣無可爲據而時俗考制又無成說于是骨肉爭鬬兄弟殘殺展轉流毒深爲可憫先仲氏嘗曰不定之禮當限以一定之例如應繼者除三不繼外一兩不願（繼者與受繼者皆不願）二無遺命（生前不繼死又

無遺三非同父之子嫡妾可同祭父祖其繼必以多命謂多者非其鬼矣以次謂長繼長幼繼幼如長絶以次子者謂長之長繼幼絶以次幼之幼繼謂之二繼而有一必繼者曰繼貴蓋貴不可絶猶之古爲後成後之義而且賤祀三世貴得祀四世五世書制庶人皆得祀三世若貴則可祀四世親并始祖五世矣賤者祧貴者不可祧庶姓祖爲天夫卽不祧則可以立祀言俗所稱羹飯主者亦惟是有爵之家可立世廟且可得延世祧而不然繼子一世卽得毀祭至二世三世而此身卽已人祧埋矣雖羹飯可食乎

嫡子衆子爲庶母齊衰杖朞爲嫁母出母皆同

庶母有女并殤子與有子同謂庶母必以女子子卽子也兒弟男女而無子如何祭酒汪彩曰有女子子而無異服卽兄弟也父之妾兄弟之母何殊焉然則子殤如之何曰殤亦子也豈似成殤萬一其庶母先殤而能無服乎

嫁母出母非所生無服嫁母出母皆指所生母而言若繼母嫁亦從爲服期夫我所生則無服喪服有父卒繼母嫁亦從爲服期夫繼母判合本屬路人祇以父今已改嫁則義與父絶直路人矣以路人而爲之期然且曰從父爲服何繆也

凡從服皆從所親者爲言若嫡母改嫁

唐初亦議非所生與繼母等然仍俱服期總是過信

喪服耳

（出母不當以爲父後不服）喪服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晉束晳曾以此設問謂子既無服則母爲子何服乎而步熊答云子之不得服母者以爲父後耳母則何後自當服期其說良是殊不知父亦何後可爲子亦何可爲父後伯魚爲夫子之後然其服出母期年猶哭未嘗無服也豈夫子無後可爲抑伯魚非夫子後與即曰出母可無服如子思之子不得以爲後爲後爲辭爲後傳重皆後儒所言非春秋以前禮也晉尚氏族與世爵相近故猶據爲言然總屬非理若出母爲前夫之子亦服期則在喪服與今制皆無之而步熊云云則必魏晉間有議服者然此又不必耳

（嫁母無故嫁母必服）嫁母與出母不同出母雖得罪而去然其夫可諒若嫁非妻稱子幼無大功以上親則志存爽貳矣故漢石渠議禮韋元成戴聖不制服而宣帝從之即晉皇甫謐亦然惟庾蔚之謂子無絕母之義當服期年然亦指所生母言若唐天寶年因赦定制爲出母三年而嫁母則有議心喪三年并解任者總屬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祖父母　世父母　叔父母　兄弟　姑姊妹　兄弟之子及室女　父母爲子及女及子爲人後者繼母同出嫁爲父母　婦爲夫昆弟之子及室女妾爲夫及諸子及所生子　女爲祖父母及所生子　皆齊衰不杖期　夕而兩無大功以上親者　繼祖母庶孫爲父所生母與祖母同　孫爲祖父母中該繼祖母與庶孫文本崇簡令人自辨而斷制文者又率無學識而必俟文以立義遂致此條有難明者予邑甲無適子惟三妾各有子而長妾之子乙乘有孫丙乃甲與適妻先死而子乙繼亡夫然後此長妾死于是親黨爲孫丙議服而古禮今制頗無可考嘗是時議禮之家紛紛而起一謂宜承重三年今制嫡孫爲祖父母亦重以父死故也一謂祖父乙又死則亦重矣制文簡括但一稱祖母而繼祖母與父所生母皆在其中有則其祖母也若謂制文所無有而即不服將無繼祖母不承重乎一曰不然禮最重爲後既以庶子爲父後矣庶爲父後則乙身之服猶且降三年而爲杖期何有于丙故朱氏家禮云庶孫爲父所生母本服期而若爲祖後則不

服今丙不爲祖後乎于是有折中者謂制既無有則自宜遵朱氏家禮定爲無服乃各將制文及家禮一本置之柩前然而出赴須臾名舊稱某孫俗稱某服孫乃又無服可稱承重孫今既不承重則當稱某服孫乃又無服可稱無已使次妾之子爲之命赴然而正赴名仍在也命赴係衆子制應衰則從俗所稱杖期生者而正赴者反無服可名且喪重主後儿令歛僧奠皆主後事也此必非無服之人所當爲者展轉相視無一而可予竊諦思之夫承重之說亦即爲後之說也承重以傳位而得所重猶之爲後以承位而得所傳也承重爲後前已歷言其誤矣今一以承重而謂當三年一又以爲後而謂爲無服即此一誤中而分作兩誤毋論甲乙與丙無後可爲亦無重可承而即曰以支庶而爲長適此亦虛名之無如何耳乃次妾三妾皆有子而皆三年而其子之子又皆得有祖母而爲之期年而獨此一長妾者以子之居長且以當適而子既降期又未服而死而孫竟等之路人而功緦之衰亦不一及是長適者不幸之名也夫今制不明云孫爲祖父母不杖期于鄭氏曰祖未傳位則皆庶孫耳夫以庶孫而名適孫者乎適孫未傳位猶之庶孫況夫以庶孫而名適孫者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今無位可傳無重可承亦無後可爲則雖庶孫名適孫而二以庶孫處之庶孫爲祖父母期則其爲父所生母亦期此較之古禮厥之今制而皦然者若夫庶孫爲庶祖三年則舊儀曾曾議及之如晉劉智作釋疑有曰庶子不傳重而死其孫當爲之三年否乎曰應三年有甲于此庶子也娶乙乙生丙而乙先卒丙當爲甲後而甲亡若期祖不曾傳重不當三年不幾與父卒爲祖父三年之制相刺謬乎惟時東哲王敞皆是智言則是庶祖三年前儒旣已議及之父所生母即庶祖之妻也幾有庶祖三年而庶祖之妻不推例者予嘗謂近代衿儒但拘朱氏禮一編不若遍觀前儒所言較爲曉暢然而予幼不主三年者以爲爲後傳重皆封建時例而非聖王相傳古今通瘡之達禮也觀晉尚氏族猶近封建故其所參駁終不能去爲後傳重四字卽博士杜瑗駁劉智三年之議亦極言庶子不傳重不當三年本無大夫士之位但爲庶人忽承重而后諸父之有是祖本無重可傳而孫妄以重自居不可也其說甚當獨不思嫡之承重亦何重可傳而公然以重自居乎甲謝乙爲禿而不知甲首之本無髮何與

又或有父服祖三年而身亡然後祖母卒則降服祖母三年否乎在晉後亦議及之當時引後漢劉表說謂婦人之服不踰其夫祖先服期祖母安得三年乎又晉成粲云禮有適子無適孫父服祖三年則孫乃受重于父不受重于祖矣祖且不受重亦何有乎祖母北禮明云舅沒則姑老傳家事于長婦也今祖死則祖母已老傳重豈老姑事耶

祖爲嫡孫孫爲祖期則祖爲孫當大功喪服爲嫡孫期者總爲傳重言之也曾子彥曰周道適子死嘗立適孫爲士爲祖後者也然而有適子者無適孫必也適子死而後適孫或祖後故鄭氏曰適子在則適孫亦無孫耳庶孫卽大功矣是必孫死孫當傳重而又必子先死而後可爲適孫服期今無重可傳又不問子在與否而公然爲長孫服期得毋于禮有難明者與

父母無爲長子三年之禮父母爲長子三年在春秋以前未有此禮惟左傳昭十五年周景王太子壽卒而穆后又崩晉叔向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其朞云三年者謂穆后三年太子三年之喪二其朞云三年也以爲嫡子絕期而無期年之喪祇有三年之喪而惟后與太子之期雖天子不絕四此非期年而三年矣故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有三年之喪二謂名爲三年也杜預所謂雖服期而謂之三年是也乃作士禮者于喪服二年章則實著曰父爲長子三年然亦以其說難通乃假爲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夫正者適也適十月卒而立庶孫傳重者可庶孫非正體者我所生也適庶孫卽非體不可傳重必也正體于上其以傳我之位也卽正體有疾不得立卽不可傳重必也正體于上其在父與祖俱是適子無庶子適孫參預其間而且其所服之長于則又無廢疾將來可以爲傳位之人則然後三年故漢儒戴聖與聞人通漢皆以爲父爲長子斬者以其爲正代之嫡也雖馬融斷作五代鄭氏減作四代然總非一世必如俗所稱高玄曾祖孫父子四代皆官房長官長子又可爲官而然後長官之子死而服三年也則世有五世仕宦皆屬長適並無支庶可參預禮者乎否乎而三年乎此大憂也夫身非適則其子不承父後父非適則其子不承祖後若其子非適則兩不承父祖後此明明經說也（謝周五經然否及虞喜虞怀王肅相難總以並承祖爲言）乃世非封建家無重宦則雖四世五世原可相承而究不得其所傳之物此固存其說而無所用者而兄喪服所始實誤解春秋卽曲爲之傳而仍

未通也是以漢興以後並未舉行晉惠帝爲愍懷太子下議無服卽今制亦改爲期年而朱氏泰禮必載之三年之中以致鑿糟糠孫友有乾朱禮以難今制者嗟乎何以有此

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服期疑義

今制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服期疑義

此本之喪服不杖期竟終喪服傳云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則專指大宗後者言並非如今所云繼嗣者則以古士庶之家並無繼嗣之說乎向每謂三代以前不立後不繼嗣非私言也今大宗禮絕反以此條移之于今世繼嗣之子謂出繼者爲本生父母降不杖期此在舊儒亦屢屢議及卽卽不已然猶不無過崇爲後厚抑本生之意大欲滅其親親之情以使之親我不惟勢所不能卽我亦何賴此忘親之人以使之爲子是抑彼非所以崇此也故東晉徐邈嘗謂漢宣上繼昭帝而史皇孫仍稱皇考賀循謂君爲臣後雖父祖二代廢疾不立猶服斬不降雖其所議者仍是天子諸侯入嗣之禮與士庶無與然亦足徵本生之不可以徒厚抑矣故欲如當時琅琊王昱爲生母終喪琅琊孝王議爲生父武陵王服大功一過一不及俱屬非禮今制不杖期雖本喪服然亦

情理所應但父母之喪不容過遏子爲嫁母出母尚服杖期而此反不杖似乎太薄憶康熙壬戌同官汪輝奉使冊封琉球中山王還遭本生之變皇上特許其解任治喪且還家守三年而後還院此與宋制解官心喪之令有恰合者嗣後應以此爲制而加以杖則于情理稍慊然矣禮樂久廢今在損益見解任治喪現有成例此固居官者所當學所今用者又豈止

隨母改嫁父同居不同祀

喪服之二繼父

家父作同居服期先同居而後異居服齊衰三月不同居而祇異居無服此固應賤之禮無足議者但喪服諄諄而今制又特存其例推其意不過謂隨母改嫁爲所撫養則亦與有恩焉耳特喪服傳云乃出不止撫養之而且分財立家使續爨祀則亦恩厚之至者其爲之期服宜也長洲汪氏作喪服義疑此宮廟爲大夫命士之廟謂世適則自有廟祀非世適當祭于宗子之家繼廟何爲且繼父無子以同財而祭其祖禰則神歆非類民祀非族禮所禁也其爲說未嘗不善而實非者矣此廟非春秋禴例所云八廟之

廟也又非如廟制釋義有東西夾室曰廟無門非廟也古宮館下士原有一廟庶人祭寢寢亦稱廟故堂左堂背北棟極以後可以作寢則皆得以廟名之既已名廟即可名宮爾雅室謂之宮是也今以庶賤改嫁大功兩絕之家而以大夫命士之禮責之可乎然且曰祭于宗子之家夫非天子諸侯而責以宗法則尤非分之至者也傳明云爲其築宮廟使之自祭其父然且其母以更嫁之故不使與祭則是同居不同祀恩義之中又復有禮而反曰同祭祖禰神歆非類是禮文未解而遽以議禮禮不受也

曾祖父母齊衰五月　高祖父母齊衰三月　女同孫室孫女　于婦兄弟之子婦　嫁女從父兄弟姊妹　已嫁姑姊妹　爲人後者爲其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　爲人後者爲其妻爲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及兄弟及兄弟之子及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　皆大功九月

同母異父兄弟無服　檀弓有同母異父之服子游曰大功子夏曰齊衰而士禮喪服于大功章又並無此條夫喪服傳爲子夏所作而傳不及此則齊衰之說不必果子夏所言明矣但其禮經王鄭相難爲舊儒言禮者一大門戶故後此禮儒亦往往以此爲言禮之端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王鄭二家俱主子游之說而其義各異未嘗一是游一是夏也惟蜀譙周謂外親正服皆總加者不過小功而晉淳于睿則又據子夏之說謂共胞兄弟親于同居之繼父繼父既期則兄弟自應齊縗此皆子子游大功之外各另爲輕重別議服者要皆猥屑非正禮不足道也

今制于繼父繼此則一本喪服爲據近長洲汪氏作說禮或問有云禮同父母之昆弟期同父異母之服乎則遍考禮文並無同母異父等于同父異母大功之文初淮安閻潛丘爲予言予曰此必本同母異父文而傳寫者有差耳既言禮則定不出此而及親其文果然何以言之豈予所見禮有未備耶姑記此以俟多學者

伯叔祖父母　再從兄弟姊妹在室
者　從伯叔父母　從兄弟之子女
從姊妹嫁　從兄弟之孫及室女
姑　兄弟之妻　外祖父母
母之　兄弟姊妹　姊妹之子　爲夫之姑姊妹　爲夫兄弟之孫及
室女　爲夫之　兄弟之子及室女　嫁女爲夫兄弟并妻　爲夫從
兄弟之　爲人後者爲其姑妹　爲本宗從兄弟姊妹未嫁
者　姊妹嫁者　皆小功五月

嫂叔服疑義

古嫂叔無服之說蒙昧不解一云推而遠之所以避嫌則五服之婦盡屬異姓而獨以姊叔爲嫌則偏而不通一謂嫂屬父道婦屬子道嫂姒雖同等

而輕重不倫則兄弟尊卑未嘗殊服而忽以嫂叔低卬爲辭則曲而不達此罔春秋以前無可考據原不必以後儒禮文爲究辨者但魏太尉蔣濟作萬機論以禮記嫂叔無服誤據喪服小功章爲言則不然小功章云夫之姑姊妹姊妹報謂夫之女兄弟及姊妹自相爲服也此中欲攙夫之昆弟與昆弟之妻更相爲服諸語更屬不合故晉何晏與夏侯太初反駁之惟中領軍曹羲謂敵體可服不必尊卑緣情制禮不必同族伯叔母無骨肉之親而亦服期者以緣尊也嫂則緣親矣夫妻母異域尚爲制服兄嫂叔共在一門之內同統先人之祀有相爲奉養之義而反無服紀豈不詭哉當時袁准成粲皆是義言粲且謂從兄弟服降一等當服大功然終無定制至唐貞觀間太宗與侍中魏徵定爲小功則又復泥于姊妹婦報之文在小功章而檀弓又云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因限爲小功實則喪服檀弓俱不足據且其爲疏義亦不甚合時當時無成粲其人者以大功之說進之而止取小功爲位之文爲拘限也

今制皆依唐制無復損益要其理則又有如是者耳

孫婦　曾孫　玄孫　伯叔曾祖父母　從伯叔祖父母　再從伯叔父母　三從兄弟姊妹在室者　在室曾祖姑　從祖姑　再從姑　兄弟之孫女　嫁　從兄弟之女　從兄弟之孫及室女　再從兄弟之孫及室女　弟之子及室女　從兄弟之曾孫及女　從兄弟之孫及室女　姑子　舅子　從兄弟子婦　妻父母　壻外孫　壻外孫婦　爲夫高曾祖父母及從姑在室　從兄弟妻　爲夫從伯叔父母及從姑在室者　從兄弟妻　爲夫之從姊妹　夫再從兄弟之嫁女及子婦及孫　夫兄弟之曾孫及女嫁女爲本宗伯叔祖父母及再從伯叔父母及已嫁　夫兄弟之子并室女爲人後者爲本生外祖父母　皆緦麻三月

爲父後爲祖後之說皆爲天子諸侯世爵而言于前已論之極詳不啻至于再至于三矣庶子于生母本屬三年而荷爲父後則直繼世爵公羊所云母以子貴者而獨此四字與三經合縱不能加並無減理而喪服于緦服章有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一條此戰國後禮與春秋夫子之經並不相合故漢晉以後未嘗依行而朱氏家禮必取此一條入緦服中夫爲後者傳重也傳重孰有如諸侯者春秋十二公杜預謂惟莊公是適夫人長子餘皆庶子也然而其庶母存時夫子必一書曰夫人再書曰小君未嘗有異詞何也晉范甯註穀梁傳謂宣公子生母之喪如齊朝聘爲非禮而在濮儒許愼則直引左氏說曰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爲祖會

非禮也則竟明指曰三年然此猶儒者之言也若晉
十一年公生母齊歸卒經書有五月夫人歸氏薨九月
葬我小君齊歸而是時晉叔向曰有三年
之喪而無一日之慼不顧親也則明明曰三年之喪
在晉叔向賢大夫春秋最知禮之人而其言如此是
母以子貴傳有明証非復戰國後儒所可爭矣況鄭
志趙商按禘祫注稱春秋魯
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禘祫禘祫之月以此爲准
此在後漢去古未遠其文必重有據者是三年服喪
且按月數吾故謂春秋一書子夏不能贊則儀禮喪

服徒冒子夏名傳者自可不容置喙矣乃歷漢晉唐
五代去古彌遠而欲以已意篡孔子之書不亦異乎

妾無服疑義

古夫爲妾總喪服大夫爲貴妾總喪小記云
士妾有子而爲之總是大夫士皆總也且不止大夫
左傳晉少姜卒既葬齊使晏平仲請繼室于晉叔向
對曰寡君在縗絰之中雖其所云縗絰者究未如服
何等服然諸侯之爲妾服則可見矣故椁公母
死哀公爲之齊縗有若曰諸侯爲妾齊縗禮與亦惟
齊縗太重故有若詢之未嘗云不宜服也今制無
妾服一條當是闕文不然妾子三年嫡子與衆子皆

服期今制加禮有如是而身獨無服可乎

凡同五世族屬在絕服外者皆祖免素服臨其喪凡殤服皆以次降一等且無緦麻杖絰諸制

殤不同舊以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但家語女子十五而嫁蜀譙周謂十五已上皆可昏娶則十九至十六非殤矣且十六成丁有成人之稱獨十五尚童歲耳晉袁淮作喪服傳改云十五至十三爲長殤十二至十爲中九至七爲下六歲以下始無服今從之

蕭山毛奇齡 字春庄 又初晴 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潢 峻

喪禮吾說篇 十

齊服三等說

齊前後易服古齊前易服鄭氏謂接神之道不可純凶故易麻以緦易冠以弁檀弓所云弁絰葛而齊者此必臨齊一時所爲且係天子諸侯之禮漢唐以後並未舉行此固無容辨及者也若齊後易服則在虞卒哭後卬易以稍輕之服名曰受服受服者謂接受初喪

之。服。而以次相易。如易之受卦。然大抵衣與冠相承。衣之升數。其在初喪時本重于冠。而今則即以冠之升數改而爲衣之升數是以衣冠之升數。三升冠六升則受服爲衰（如衰）六升冠七升則受服爲此則喪節所必有者然而今昔異制麻縷真紵其織治疏密何所依仿雖升數多寡世能言之而究不合于時工之製則亦徒存其說而已故如期而葛帶者三月（仿士禮）貴者五月（仿諸侯禮）則葛後之服但略出時衰稍爲輕重而至于久葛之服改葛之服則舉世昧昧何可不急就所見而疏正之

久葛不除服葛後服祥禫兩月踰時而葛則雖在卒哭祥練之後已經除服而仍不得除故小記云主喪不除服主喪者謂以卑主尊如子主父臣主君妻主夫類若以尊主卑如父爲子主君爲臣主類則皆除之而其餘旁親小記所云以麻終月數者則但依期功之月而自除其服惟主喪者本身之弟與其子若孫則亦不除（蕭望之謂惟主喪不除其餘皆可除則主喪之弟即惟傳重長孫爲祖骨不除餘皆可除則主喪之弟即死者子也子可除服子惟盧植云下子孫皆不除斯爲得之但今世葛親動多愆期禮教不行公然除服

且有臨葬無衰麻者此大戾之甚無已或但于練祥以後稍去重服而服輕素服以待卜宅至臨葬則仍服重服而臨期書計一如前時（俗例葬計有孤哀子泣血稽顙等稱皆如前計）至于旁親則除至喪之弟外聽其除服及臨葬時則各服應得之服名曰反服禮所云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是也若夫葬後之服世復昧昧相沿爲練服三月此皆因喪服改葬總之文而致誤者嘗考久葬後服嘗服練一月纖一月凡兩月並無三月之說喪小記云三年之間不同時而除喪謂三年未葬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後須虞祭三日卒哭一日（此日之數不拘常祥練之服一）兩月矣今久而未葬不知其葬前祥禫與否即已祥禫而總是未葬即當以未祥未禫之禮行之故既葬後行祥禫二祭而祭不同時必使隔月而行事則月黲服一月（黲即纖青白色也）凡兩月四日而畢喪此皆明文惟春秋莊三年葬桓王傳穀梁舉改葬之禮以爲改葬無服但當舉服之輕者以臨葬何也以喪遠故也顧服輕者莫如緦故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舉下者舉服之最下者可據者

（改葬服緦不服三月）至改葬之服禮無明文惟春秋莊三年葬

也。緬者遠也。蓋緦服十五升麻縷之最輕者故江熙曰緦居五服之下服而以緬解之古天子諸侯易服而蔬以爲純凶之服不交神明況其遠者乎此在范寧註穀梁時惟恐讀者不察誤認緦服爲三月因特爲註曰非爲桓王服喪也又恐人不信復曰寧之先君與蔡司徒論之詳矣寧父者范汪蔡司徒者蔡謨也乃作喪服記者誤讀穀梁直曰改蔬緦而鄭氏又誤矣漢魏德云制緦麻註云三月而除之則誤之又誤具而蔬蔬而除魏王肅云司徒文子改蔬其叔父問服于子思子思曰父母改蔬緦而除則明是蔬卑即除之服故王肅原有不待三月之說而袁淮亦云喪無再服此但以哀甚不可無服故但以緦應之若必終月數是再服也或者道賒遷遠雖過三月亦可而苟其不然不必三月即後魏明帝集羣臣議亦謂喪服之言本無指據至于鄭註尤屬乖舛請依服緦既蔬而除先仲氏亦云改蔬有必不可服三月者人子安可使父母有服緦之名是以前明集禮直註曰改蔬釋服而長洲汪氏謂集禮所云但當釋緦麻而不釋三月夫緦麻既釋于何三月如果謂此無成禮任人行服則或如何克庾亮齊縗改蔬孫放斬杖闔門

反服亦當聽其自行無可如何但以之議禮則不容杜撰矣至于幼殤之服尤無明文或云弔服或云弔服加麻各不同（臧德云緦服謂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則他皆無服今舉家三月固非禮然主人亦當有易服者則或下子孫皆緦而旁親弔服禮容有之）

童子喪服說

童子惟三年之喪則制緦服喪大記子幼以襁抱之是也然雜記曰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則但一制緦而他不及焉若餘親則皆不能如所制之服獨喪服記云童子唯當室緦言童子唯爲父後持宗廟之重而當室者則與族人有往來之禮故當爲族人制緦服而他即不然今並無持重當室之童子矣則旁親之服可不設者但喪服于小功章又有昆弟姑姊下殤之文大八歲至十一爲下殤而尚有弟妹爲兄姊服小功則七歲已制服矣故晉劉智謂七歲曰悼刑與禮皆所不及應八歲制服而吳徐整問射慈則直謂六七歲雖未爲童然布深衣可服也今無問緦與深衣童服若何大抵三年則孩抱服襁否則六七以上至于十五卒以布廉仿深衣之制而輕重服之何不可乎

喪服無心喪說

春秋以前並無心喪之文惟檀弓謂事師無服心喪三年始有心喪二字見于文間然亦行文語詞有然而後儒誤解春秋王一年而有三年之喪二語真疑妻服三年謂服喪一年心喪二年此屬笑話徐仲山嘗曰信如此將必有以服君喪多方喪者不問孟子曰禮爲舊君有方喪也乃東晉賀循作喪服要記有曰公之庶兄弟父卒爲其母大夫之庶子父在爲母皆大功九月凡降服既降心喪如常月又天子諸侯賤妾子爲其母厭于父不得制麤縗三月蘇訖而除心喪三年按此與漢戴德喪服變除所云公庶兄弟大夫庶子爲母大功九月凡降服心喪如常月又天子諸侯賤妾子爲其母厭于父不得制麤縗三月蘇訖而除心喪三年按此與漢戴德喪服變除所云公庶兄弟同然當時但云哭泣思慕未嘗曰心喪也自此以後凡以私意爲短喪者動曰心喪如晉武欲終服而羣臣阻之即傅玄杜預輩皆謂高宗諒陰但是心喪漢文易曰心喪終制以至劉智作釋疑且謂小功以下不耐服以無心喪之故而陳沈洙議元嘉立義心喪將有事親不致喪者近世有士大夫以從軍爲名公然易服曰吾服心喪喪墨乎此漸不可長也

今制緣

情制禮上下通達並無厭詘不伸之服須精心喪如劉智所云凡屆不得服者當有心喪之禮則此二字原可不設因于說禮之文而并及之

喪有數閏不數閏說

（死數閏月）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謂凡喪之事則不當數閏月也但喪事有數端一則死之月謂閏月死則當書所附之月謂前月也前月不可以再書且或在下旬而入後月之月節將書後月乎此萬萬不可者故何休曰非死月不得數閏正謂惟死月可數閏也以死月之必不可以改他月也若春秋襄二十八年乙未楚子昭卒其不書月者非閏月也即上十有二月之文而連見之者也其云數閏者公羊之誤也

（葬不數閏月）一則葬之月謂閏月葬也閏月葬則必除閏而計月如大夫士之葬一月而三月閏則閏可葬何則已三月也一月死而二月閏不可葬何則猶二月也故春秋哀六年閏月葬齊景公而書例譏之夫景公以九月死而是冬即葬則雖閏在十二月亦止及四月而以此當諸侯五月之數不暮速乎

一則喪服之月鄭志趙商問曰穀梁傳喪事不數而公羊于蘬齊景公傳又曰喪以閒數何也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當數閏以年數者不數閏以月數者何也謂功緦計月則按月而訖其于月未嘗少也若期與三年則以年數者以年數而缺一月可成年乎于是班氏作白虎通亦有功緦數閏期三年不數閏之文而隋太常卿牛弘遂于開皇年間奏著爲令夫月猶歲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歲月之成數也徒以氣贏朔虛之故不得不改而爲之置閏閏固藉之以定贏然實因之以補虛蓋是月之有餘卽前月之不足也此如狙公賦芧然暮之四卽朝之三也今乃以暮四之數爲賦數之實則認四作四狙公之禮矣且其所云以年數而缺一月者謂自正月數至十二月而少一月也今有大功者于此須九月也乃自正月數至八月而遽止有小功者于此須五月也乃自正月數至四月而遽止則並少一月而謂月數可按年數不可按是掩已耳而盜人鐘也且公羊所傳者齊景公也景公君也君服三年而乃謂功緦喪略可數閏月得毋齊之君可功緦乎兄殺不可極功緦既已殺而又殺之則略略矣乎故曰喪服不數閏則

合諸喪服言之雖公羊穀梁總不足據而公羊說薄
穀梁說厚吾從厚可也
（數周忌在閏前月數祥禫在閏後月）又有周忌後月適遇閏者如晉簡
文帝以七月廿八日崩再期而七月遇閏議者謂忌
以支干爲數如子卯不樂是也簡文以巳未日崩而
是時已未在閏月十日則應以閏月作忌且喪用遠
日此遠日也殊不知周忌數法決當在閏前月者如
簡文以寧康二年七月廿八日崩則三年正七月廿
八日實十二個月此周忌也四年七月廿八日實二
十四月此祥忌也此固不當數閏月然亦不當以閏
月數忌者蓋數正不數閏數實日不數支干也若數
支干則亦倘然于周忌之後遇閏月耳萬一以去年
六月廿二癸未日崩則是時癸未當在七月之四日
越一月矣豈喪用遠日可遠月乎且子卯不樂非以
支干數忌也說者謂桀紂以是二日亡而歷遇是日
用以爲警其後凡遇他忌亦借以二字名之實則得
罪之言豈有君親而桀紂者故或閏月死或大盡
日死次年無閏無大盡則權以支干當之然亦不必
爾何則閏七月死則來年七月即是忌大盡死即小
盡是忌也故宋孝建中湘東太妃以三十年閏六月

薨議以來年六月周忌七月祥練此是正禮若梁武帝謂閏是餘分而月節則各有所隸云節隸後月則後月忌則在前月者適周一期而在後月則于周忌之外復餘一月爲喪用遠月仍不合耳

若夫數祥禫在閏後月者假如晉簡文以七月崩再期而七月遇閏則七月周忌後必越此閏月而後祥何則以三十五月祥也七月忌則八月祥也儻八月遇閏則八月祥後亦必越此閏月而後禫何則以二十七月禫也八月祥則十月禫也推之而小祥與除服皆然特漢後儒臣多昧此禮當時諸博士議皆謂宜閏月祥練而晉尚書孫毓議與譙王司馬恬且謂閏在喪外周忌已全何用于周忌之外復延月日但閏凶事用遠日不閏凶事用遠月也而主者不察遂用其議則二十四月而大祥不惟不用遠月且短一月矣至宋鄱陽王以閏三月周忌四月薨議以三月周忌四月末祥而庾蔚之自著喪禮稱極如禮者反謂祥忌宜同月如閏三月薨則三月忌亦三月祥不出四月萬一閏臘云而出一月則將在後年正月祥矣三載祥練既失周歲之義冬忌春祥又乖致感之情其說固

斐然可聽獨不思期而祥者除此期十二月而後祥也故又曰十三月而祥今三月期而三月祥則祥即在此十二月中矣十三月祥而在此十二月之中可乎且期之喪有在臘閒亡者亦必來年臘月而始忌又明年正月而始祥又隔一月而後禫雖以期之喪而數當要會猶且閱三年而不爲過也況三年乎後儒議禮但聚訟而閒有通者反不爲時王所取以致差謬按鄭襲難范甯曰閏三月亡當以來年何月祥甯曰來年四月當小祥明年四月當大祥則此固不謬又鄭襲謂荷司徒家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此亦極是者然而其說反不行如何

喪禮言事不實說

喪禮無言事者惟曾子問檀弓二篇多據春秋事蹟爲言以諸記禮者皆戰國以後儒也但其所引事一往多誤夫以戰國後儒引春秋時事相距不遠且事又顯白即其所引亦止此一十餘條乃無一不誤況欲以此言春秋以前之禮可乎竊昌言禮備于春秋韓簡子所云周禮盡在魯者眞非虛言故于傳春秋特創爲禮例一科會此則論語孟子猶爲可信而三禮反不與焉必不得已在春秋論語孟子三書所

無有者則然後遍考三禮而酌取其近理者以爲據此眞學禮之法而世或不信故予復于說禮之餘指其不實者附載于此或曰三禮三傳皆可翊經禮與傳豈安知其非傳之譌而予曰不然三禮以三傳爲主何也以三傳前而三禮後也三傳以左氏爲主何也以左氏春秋儒而公羊穀梁皆戰國儒也且不特此也公穀舊稱爲道聽塗說之書而春秋經爲簡書左氏傳爲策書皆魯史也魯史有誤乎抑此言禮者其所引事則非與傳忤而皆與經忤是直與孔氏爲難也吾故曰周禮以春秋爲主而論孟輔之三禮勿

與也

衞靈無弔季桓子事曾子問云昔者衞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衞君請弔哀公辭之不得公遂爲主靈公入弔哀公拜與哭康子拜稽顙于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解見主喪說拔春秋靈公無適魯之事且哀二年經書衞侯元卒即靈公也至三年而後書季孫斯卒即季桓子也然則靈公之死在季桓子前矣或曰季桓子之喪不必桓喪或是桓子爲喪主耳若然則是時死者當是季平考季平之死在定公年此時哀公未立也且桓子既主喪安得康子復爲主

稽顙就位據云二孤謂哀公與康子也若桓子爲主不三孤乎記凡稱某之喪皆指死者言謂某之死喪也孟子公行子有子之喪謂公行喪子耳父主子喪此是正禮陋儒不識禮解作有人子之喪檀弓子路有姊之喪豈亦有人姊耶此云季桓子喪父其誤正同

魯昭公少喪母

曾子問云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其死也公勿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今之練冠自魯昭公始也按春秋襄三十一年魯襄卒立齊歸之子稠爲君是爲昭公時昭公一十九歲左傳稠一十九年而有童心者即史記世家亦然及立十一年而其母齊歸之喪始見于經所云夫人歸氏喪又云葬我小君齊歸皆是也是昭公喪母時已三十歲而謂少喪其母可乎家語載此事稱魯孝公此亦正禮記之誤而故易一人以記之者要皆不足據也

春秋無公儀氏

檀弓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孫而立子爲喪主後子游問孔子孔子曰立孫按春秋無公儀氏惟魯穆公時有公儀休爲魯相孟子所云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者是時始有公儀之族見于史傳然其距孔子卒時已七十餘年矣此必相傳有誤文耳

乘丘之敗必是乾時之敗之誤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

父御士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車授綏公曰末之卜
也縣賁父與卜國俱赴敵殆按乘丘之戰莊公用公
子偃之謀乘其未陳時從雲門出先蒙皐比以犯之
而後馳之宋師大敗春秋經曰公敗宋師于乘丘此
明明有經有傳豈可誣妄至此嘗推其所誤此必因
莊九年公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之事而移誤
者爾時莊公納齊公子糾與小白戰而致敗傳稱公
喪戎路乘他車以歸而戎右與御皆爲齊獲此則與
檀弓敗績隊車之言彼此相合雖戎右與御傳稱泰
子梁子與檀弓異傳稱獲檀弓稱死又異要是此

事或者傳聞稍殊耳檀弓道聽塗說以僵桃而令李
代而鄭氏孔氏又皆不能以矢乾時之戰爲之駁正甚
乎古文之難讀如此

邾婁戰升陘不敗檀弓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
謂戰敗死傷者多故以矢復之按春秋僖二十二年魯及邾人戰于
升陘魯師敗績邾人獲公胄懸于邾城之魚門是邾
婁此戰最稱得勝而反謂死傷者多招魂以矢是乘
丘以勝爲敗而升陘又以敗爲勝正相對誤也春秋

凡邾公羊作邾婁

齊王姬制服誤解檀弓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按春秋莊元年王姬歸于齊二年齊王姬卒其所以見書于經者以王姬下降必同姓諸侯爲之主婚是時莊公以主婚之故王姬自魯至齊而周制主婚之姬卒則以魯女禮爲之制服故兩並書之乃曰爲外祖母服固已誤矣況此並非外祖母按王姬爲齊襄公夫人而莊公母文姜爲齊襄女弟是齊襄爲莊母舅而王姬者莊之母舅母非外祖母也則又誤也

公叔木不得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于子游按公叔木公叔文子之子也據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扱論語朱註誤作公孫枝世大夫名扱生朱朱一作木一作戌戌者音近木者形近也春秋定十四年公叔戌來奔故得與子游爲問答則是公叔木者公叔文子之子其母卽公叔文子之妻也豈有公叔文子之妻而改嫁異父者乎

公叔文子無衛衛難事亦不諡貞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于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按公叔文子卽衛獻公之孫公孫枝也其死諡文子並無貞惠之稱賑粥事不可考若衛難則見春秋昭

二十年盜殺衞侯兄縶傳是時衞侯卽衞靈公也兄縶卬靈公之兄公孟縶也衞大夫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及公子朝作亂殺公孟縶而靈公出奔其時以衞衞君者慶比公子南楚北宮喜褚師子申諸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盞以蔽公而宮其闕齊氏射公中公子南楚之背華寅先閉郭門而又踰城以從公公始得奔于死鳥（齊地名）既而齊氏之宰召北宮喜喜之宰殺齊氏宰而反攻齊氏滅之公還國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衞侯德北宮喜之反正滅齊氏也于其死鳥論語曰貞子且奪齊氏之墓田而予之是以死衞衞君者華寅公子南楚也論語子謂衞公子荊卽此人南楚荊字也論貞子者北宮喜也並未有公孫拔從亡以死衞衞君且得論貞子者是戰國後儒不見春秋而但聞是役有從亡且有論貞子者而遽以文子當之而不知其誤也

按論法外內用情曰貞（冉有無使楚事）檀弓昔者孔子失魯司寇將之楚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謂先使往楚也按史記哀公三年季康子召冉求而子貢送之又二年夫子遭陳蔡之難然後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則是時冉有已仕魯爲季氏宰矣故哀十一年齊師之戰冉

子尚在軍計自三年至此年連歲仕魯焉得于哀之六年忽有再有使楚之事況子夏于孔子失司寇後之齊之宋之衞之陳之蔡未嘗一從行也此又誤也

（陳無太宰嚭）檀弓吳侵陳師還出境聞陳太宰嚭使于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按吳有太宰嚭見左傳本楚伯州犁之孫仕吳及吳亡而復仕越者此必誤聞吳夫差時有太宰嚭共事而假侵陳事而妄屬之不然未有同時同官同名而同與夫差相周旋如此巧值者況太宰周官名陳有虞氏後焉得有此

（魯襄請襲拂柩之誤）檀弓襄公朝于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使巫先拂柩而後襲荊人悔之按楚康王卒在襄廿八年冬斯時襄公未至楚方謀還而不果豈至是請襲在廿九年春則康王已在殯矣故左傳只請襲遂曰柩殯遂不是襲殯不是柩日而殯沐浴含襲皆在斂前贈遂賻則可在殯後故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委于十年不必真以衣尸者雜記亦云致襚之禮委于殯東則殯後得致襚可知也若襲與柩則安能有踰月不斂踰月不殯之理

季武子死（無曾點倚門事）檀弓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按春秋昭七年季孫宿卒史孔子世家是年魯孔子一十七歲方爲季氏史即孟子所云爲委吏者是孔子此時官卑職微尚不能身交武子未聞孔門弟子有先與之爲友者兄弟子列傳子路少孔子九歲而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舊註謂侍坐之次以齒不以德則曾點少孔子當在八歲以下童雖狂未能倚歌也王草堂作四書正誤辨此甚具茲不備載

宋襄不得葬夫人（文襄時不得有曾子）檀弓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按宋襄之卒在魯僖二十三年此時孔子尚未生其必無曾子不待言也且宋襄安得葬夫人也文十六年傳云宋鄫公將田孟諸未至宋襄夫人者鬷戎王之姊也使伺師攻鄫公而殺之是宋襄夫人在鄫公而殺之是宋襄夫人在宋襄死也宋襄死後二十六年猶能通公子鮑以殺其孫老未死哉

荒唐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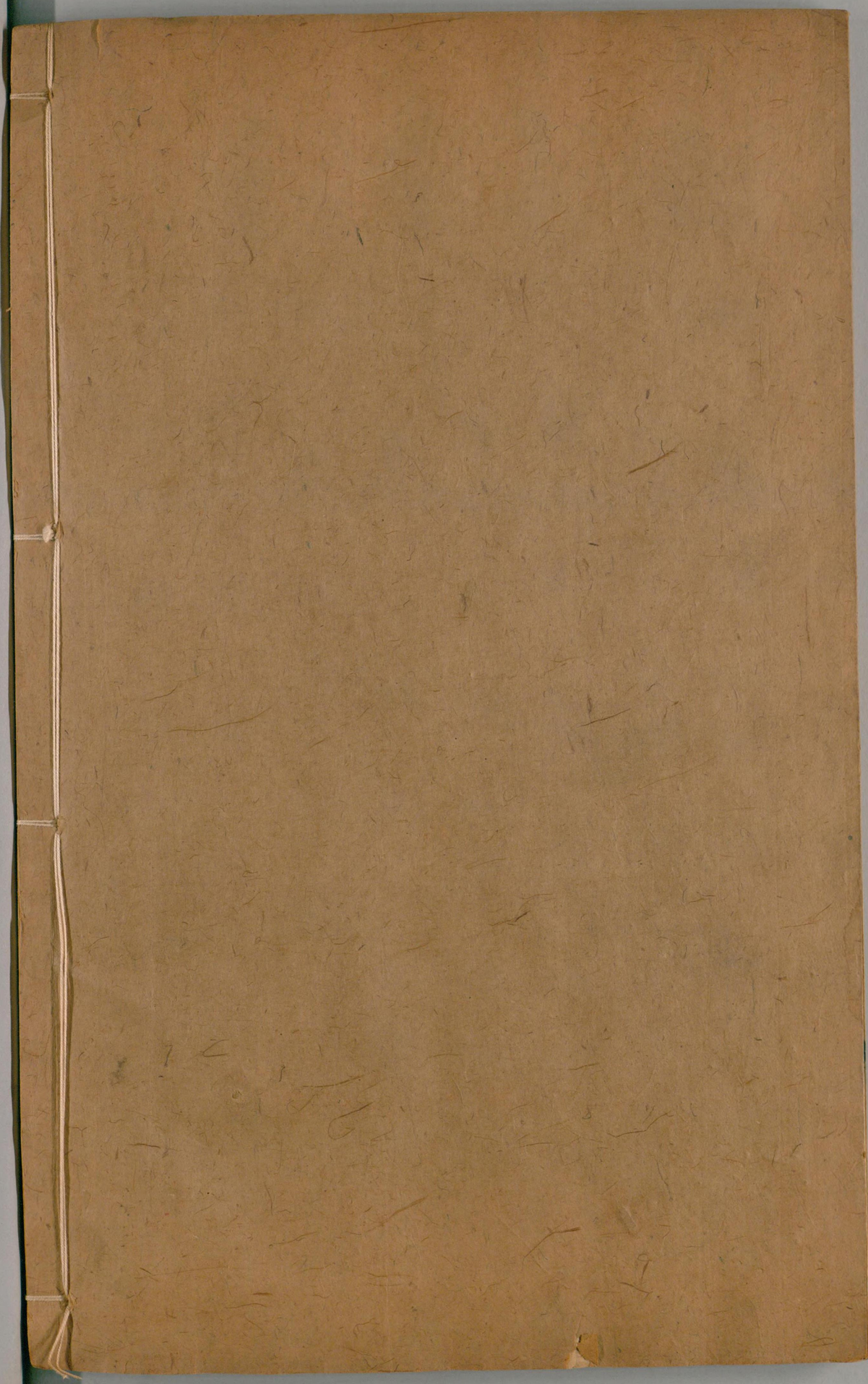
子思無嫂（檀弓子思之哭嫂也爲位）按史孔子世家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生伋字子思子思生白字子上皆單傳者子思無兄焉得有嫂此與漢人謂直不疑盜嫂而不疑無兄正同兄自子上至孔鮒又五傳而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CL. NO. 35513

有鮒弟子襄爲漢惠博士遷長沙太守孔疏引孔氏
述叢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是也乃証者亦知其謬
是以皇氏疑此子思或是原憲之字然原憲在當時
但稱原思否則稱憲如論語原思爲之宰憲問恥並
無稱子思者即檀弓稱原壤亦但稱憲如云仲憲言
于曾子而凡稱子思皆是孔伋如此下文申詳之哭
言思也亦然言游之子苟非孔伋便加以姓其顯然分別
可驗也然則此不謂之謬不得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